



南華經蒼解卷之二十三

明莆中郭良翰道憲甫輯



雜篇庚桑楚第二十三

○總論曰庚桑之於老子具體而微居畏壘而民稱其德乃聖賢利物之常至於竊竊俎豆則愛利之迹著物交而情生矣是以南榮越之是亦猶畏壘也庚桑恐已德不足以化而欲藉師說之轉移是為換手接人故其入門一勘棒喝不施問答俱喪撒手懸崖命根斷處幾何而一遇邪惜越不能直下承當待痛鍼而後自愁灑濯也故老子於其再見也乘機直指盡祛獲捷即其抱一求已還嬰順物之誨衛生之經已自槩見問詰至極又復歸結於能兒子乎言有宗事有君也次論泰宇發乎天

光靈臺不知所持謂室虛而白生不必以有心有
為汲汲求也券外券內之說鑊鄒陰陽之喻又使
學者知輕重而加決擇焉無有生死先後一體臘
脆廟偃彼此不常益欲悟有生之本無破移是之
妄見至敘富貴欲惡之勃志繆心則知正靜虛明
之無為合道而羿之以巧而射伊尹百里奚之以
好而籠是皆解執滯之凡見廓虛玄之化權混天
人工拙而超乎物我是非忘毀譽敬侮而造乎不
為不怒靜則平氣神則順心如淡
然獨與神明居定於一而應無方矣

唐桑不
釋然於
尸祝

老聃之役有唐桑楚者偏得老聃之道以北居畏壘
之山其臣之畫然知者去之其妾之挈然仁者遠之
擁腫之與居鞅掌之為使居三年畏壘大壞畏壘之

壞一
作壘

民相與言曰唐桑子之始來吾灑然異之今吾日計
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餘庶幾其聖人乎子胡不相
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乎唐桑子聞之南面而不釋
然弟子異之唐桑子曰弟子何異於予夫春氣發而
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寶成夫春與秋豈無得而然哉
大道已行矣吾聞至人尸居環堵之室而百姓猖狂
不知所如往今以畏壘之細民而竊竊焉欲俎豆予
于賢人之間我其杓之人邪吾是以不釋於老聃之

大一
作天

杓的
標二
音

言。弟子曰。不然。夫尋常之溝。巨魚無所還其體。而鯢
鱣為之制。步仞之丘陵。巨獸無所隱其軀。而夔狐為
之祥。且夫尊賢授能。先善與利。自古堯舜以然。而况
畏壘之民乎。夫子亦聽矣。庚桑子曰。小子來。夫函車
之獸。介而離山。則不免於網罟之患。吞舟之魚。碭而
失水。則蟻能苦之。故鳥獸不厭高。魚鼈不厭深。夫全
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不厭深眇而已矣。且夫二子
者。又何足以稱揚哉。是其於辯也。將妄鑿垣墻而殖

還音旋

蓬蒿也。簡髮而櫛。數米而炊。竊竊乎。又何足以濟世
哉。舉賢則民相軋。任知則民相盜。之數物者。不足以
厚民。民之於利甚勤。子有殺父。臣有殺君。正晝為盜。
日中穴阨。吾語汝大亂之本。必生於堯舜之間。其末
存乎千世之後。千世之後。其必有人與人相食者也。

張氏

庚桑姓楚名老聃之門徒也。畏壘禹貢之羽山。見洞靈經。庚桑獨得老聃之道。以居此山。僕之畫然。飾知者去。不用妾之孳然。矜仁者遠。不親所與居。皆擁腫椎魯之人。所使令皆執掌樵悴之輩。大穰大熟也。灑然異之。郭子玄謂異其稟知而任愚也。作疑詞。甚是。方與下今字照應。口義作見其瀟灑。

有異於人意非日計不足歲計有餘者久方見其
有益也聖人尊之之詞尸祝社稷皆敬祀意南面
者必其所居而不釋然者不樂聞也弟子異之異
亦疑也疑其不釋然之故也夫與四時俱者無近
功春秋生成者豈無所得於天而然哉皆自然之
大道運行於其間故曰大道已行矣大道即無為
而自然也至人與道為體尸居環堵之室百姓咸
順其自然自為歸往而莫知其所以然如猖狂然
猖狂跳躍不自知貌此無心自然之應也俎豆字
自尸祝中來杓小器也必我淺而易見故人得以
知之如釋氏言我脩行無力為鬼神覲破是也吾
是以恐負吾師之誨而不釋然也八尺曰尋倍尋
曰常言小小溝瀆無巨魚即鯢鱣亦可據此而制
其尊六尺曰步七尺曰仞言小小丘陵無巨獸即
夔狐亦可據此而為之惟祥即惟也尊賢授能先
善與利者言賢則推尊能則授職正以其善率先

乎人而與人莫大之利也自古堯舜其於賢能亦
然况畏壘之民乎畏壘之地雖小而敬賢之心亦
與古同夫子指庚桑亦聽者亦當聽從之矣小子
來庚桑呼使來復即其巨魚巨獸之喻而轉告之
函車吞舟函亦吞也狀其大也介獨也碭流蕩也
言巨獸離山則罔罟制之巨魚失水則鱖蝘苦之
此皆不能高飛深遊名見而害集也魚獸有之人
亦宜然彼長生久視之人藏其身者亦欲遁世無
名不厭深眇而已矣豈以其智反不若魚獸哉且
堯舜二子又何足論小辯破道猶之妄鑿垣墻而
殖蓬蒿小之乎為見耳鑿垣殖蒿是兩件事郭子
玄謂妄行穿鑿而植穢亂是也愚謂妄鑿垣墻如
自築一宮墻自開一門戶之說殖蓬蒿則栽荆棘
種稂莠之說口義謂垣墻之上將欲種草是何道
理又如簡髮而櫛數米而炊計較瑣屑小之乎為
量耳安能濟世及物哉舉賢則民以賢軋任智則

民以智爭此數物之於民雖曰利之實以害之耳何者民之趨利甚勤如水赴下不可止也利端一開將子弑父臣弑君白晝可以橫掠日中可以穴墻何弗至者阨墻也至此又揭起吾語汝者丁寧告戒之言大亂之本必自堯舜始而其流禍及于後世千世之後必有衆暴寡強凌弱而人相食也者貽害可勝道哉

郭子玄曰畫然飾知挈然矜仁擁腫朴也鞅掌自得也異之異其棄知而任愚也夫與四時俱者無近功春秋生成皆得自然之道故不為也至人尸居而百姓自往非由知也故不欲為物標杓老子云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爾畏壘反此故不釋然

呂吉甫曰老聃以本為精以物為粗以有積為不足淡然獨與神明居楚得聃之道故藏身不厭深眇德遺堯舜而不為也夫以未始有物之間而分

辨堯舜何異鑿垣植蒿既非宜而又無用惟能輔物自然而不敢為則簡易而有功不然則猶簡髮數米曷足以濟世哉聖人之治使民無知無欲以堯舜之跡觀之不免舉賢任知率至相軋相盜則有知有為之天民性為其所遷亂之所由生也陸西星曰無所還無所隱言巨者不至也喻福禍小之地大賢不居則小人得以恣縱而為非故尊賢授能以善天下堯舜之世益已然矣夫堯舜大聖尚不能以一人治天下而猶必假於賢能况畏壘之細民乎今畏壘之尊先生也其亦望治之心有所不能自己者先生盍亦聽之而胡以不釋為哉於是庚桑復即前喻深為譬說言魚獸賦形愈大則取禍愈速故函車之獸與吞舟之魚獨行離山則畧網羅之蕩而失水則螻蟻苦之以故深居簡出自托於高深者物之所以自全也况全其形生之人而知反不逮此乎

按畏壘之意以溝陵比其地以巨魚巨獸比庚桑子以鯢鱣孽狐比其地之妖孽小人大意謂福小非大賢之路賢去實群小之秋如鯢鱣夜舞狐狸晝暉之說庚桑之意則因其說以巨獸巨魚自况以高深遠引為山為水以姓名人間為網罟為螻蟻大意謂一受賢能之名便罹禍罔之實如鴻飛冥冥弋者何慕之說

庚桑使南榮越見老子

南榮越蹙然正坐曰若越之年者已長矣將惡乎託業以及此言邪庚桑子曰全汝形抱汝生無使汝思慮營營若此三年則可以及此言也南榮越曰目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盲者不能自見耳之與形吾

蹙音

不知其異也而聾者不能自聞心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狂者不能自得形之與形亦辟矣而物或間之邪欲相求而不能相得今謂越曰全汝形抱汝生勿使汝思慮營營越勉聞道達耳矣庚桑子曰辭盡矣曰奔蜂不能化藿蠋越雞不能伏鵠卵魯雞固能矣雞之與雞其德非不同也有能與不能者其才固有巨小也今吾才小不足以化子子胡不南見老子

辟音

蠋音

南榮越庚桑弟子托業授學也及此言者企及庚桑之所誨也全汝形體其受而不虧也抱汝生守

其性而不離也無使汝思慮營營去其知識而不
鑿也以此三者持之二三年積久功純幾於道矣何
越之未及此也人人具此形其心耳目皆同故曰
吾不知其異也人人有此心而狂者不自得亦猶
盲聾者之無所見聞也辟開也我之形與人之形
亦宜皆開辟而無所蔽而我乃為物欲所間欲以
心求心愈不可得故曰欲相求不能相得我方求
心了不可得而夫子教我以全形抱生勿使思慮
營營於此黽勉以求聞道亦庶幾其能達乎越為
所言益未有脫離處庚桑子更欲點化之而未盡
其言欲指其往見老子故曰辭盡矣益托為謙言
非果辭窮也奔蜂小蜂蠶蠹豆中大蟲越雞小雞
也鵠大鳥也小蜂不能化大蟲小雞不能覆大卵
惟魯雞能覆鵠卵耳越雞小而魯雞大也此喻其
力量尚小不能點化汝子何不見老子以求
至教乎益庚桑推尊其師而欲其化越也

南榮越
見老子
問衛生
之經

南榮越羸糧七日七夜至老子之所老子曰子自楚
之所來乎南榮越曰唯老子曰子何與人偕來之眾
也南榮越懼然顧其後老子曰子不知吾所謂乎南
榮越俯而慙仰而歎曰今者吾忘吾答因失吾問老
子曰何謂也南榮越曰不知乎人謂我朱愚知乎反
愁我軀不仁則害人仁則反愁我身不義則傷彼義
則反愁我已我安逃此而可此三言者越之所患也
願因楚而問之老子曰向吾見若眉睫之間吾因以

懼音
遽

得汝矣。今汝又言而信之。若規規然若喪父母。揭竿而求諸海也。汝亡人哉。惘惘乎。汝欲反汝情性而無由入。可憐哉。南榮越請入就舍。召其所好。去其所惡。十日自愁。復見老子。老子曰。汝自灑濯孰哉。鬱鬱乎。然而其中津津乎。猶有惡也。夫外韞者不可繁而捉。將內捷。內韞者不可繆而捉。將外捷。外內韞者。道德不能持。而况放道而行者乎。南榮越曰。里人有病。里人問之。病者能言其病。然其病病者。猶未病也。若越

韞音
霍
捷音
寒

之聞大道。譬猶飲藥以加病也。越願聞衛生之經而已矣。老子曰。衛生之經。能抱一乎。能勿失乎。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能止乎。能已乎。能舍諸人而求諸已乎。能脩然乎。能侗然乎。能兒子乎。兒子終日嗶而嗑。不嗔。和之至也。終日握而手不規。共其德也。終日視而目不瞬。偏不在外也。行不知所之。居不知所為。與物委蛇。而同其波。是衛生之經已。南榮越曰。然則是至人之德已乎。曰。非也。是乃所謂冰解凍釋者。夫至

嗑音
益
嗔於
邁反
掬音
廣音

人者相與交食乎地而交樂乎夫不以人物利害相
撓不相與爲恠不相與爲謀不相與爲事條然而往
侗然而來是謂衛生之經也曰然則是至乎曰未也
吾固告汝曰能兒子乎兒子動不知所爲行不知所
之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若是者禍亦不至福
亦不來禍福無有惡有人災也

羸擔也齊楚陳宋之間謂之羸越方獨見而老子以爲與衆人偕來卽釋氏所謂汝習中正開張明誠云攜帶甚多滿身伎倆是也懼然顧後越之不知所謂也所謂卽指平日所言絕聖棄知絕仁棄

義之語忘吾答失吾問者中心茫然失所問答也言吾人涉世亦難矣去其知而不知則人謂我朱愚朱愚猶顛蒙也若有心於用知則吾身反以知累益謂無心旣不可有心又不可將安逃乎其言仁義處亦同三言之患其疑則一也向吾見汝眉睫已知汝爲未知道今以觀其言而益信其然也上若字汝也下二若字如也規規蹇淺貌揭竿而求諸海言求無於有芒乎而無歸着也亡人者失其本心之人也惘惘憂愁不自得也欲反性情而無由入言欲見自然之道而不可得亦可憐憫也於是南榮越請假館卒業召其所好欲求其是也去其所惡欲離其非也十日自愁好惡交戰困心衡慮也孰哉孰與孰同言用功亦久矣鬱鬱乎其自愁津津乎其猶有惡而未能去若是心之有着未能寧一也鞵以皮束物也應物於外欲自檢梃則繁多而不可執捉外旣不定則將反而求之於

也心中擾擾欲自檢扼則綢繆纏繞而不可執捉
內既不定則又將求之於外其如已涉於感何故
外撻而難解韞撻皆執捉斂束之喻此言學道不
得其要或欲制之於外或欲制之於內皆無下手
處若此者其在身所自有之道德且不能持守况
欲循自然之理而行者乎能循自然而行此至人
之事也病者方病人有問之能自言其病之狀則
是其病猶未甚也病至於甚則不能言矣今我欲
聞大道而不自知其受病之處雖有教誨之言使
我愈加惑亂猶飲藥以加病也今皆不敢請教只
願學衛生之道而已以下皆老子詰問汝能全其
純一乎能得諸天者勿喪乎能至誠而前知吉凶
未來之事乎能心中鎮定若止水乎能勤破那歸
宿之處乎已是歸宿處即釋氏所謂大休歇也能
不務外而務內乎能條然無所累乎能侗然無所

知乎能不失其赤子之心乎至如兒子則其德厚
矣嗶哭也嗑喉也嗶聲乾也赤子雖終日嗶啼而
聲不乾無容心而不傷其和也掘屈不可伸也人
之手久握而不伸則伸時必有窒碍小兒則不然
共音拱德猶性也言手拱自然如有所握其曲內
向也目視而不瞶雖視而若無所視猶未知外物
也知有外物則爲偏矣瞶與瞬同行不知所之居
不知所爲言無心也委蛇隨順也或行或居動而
與物俱順也波流也同波即與物俱往之意如此
則可以爲衛生之常經矣越初問衛生之經求其
次者也及聞老子之言如此之妙故有至人之德
之問此問自是而老子又曰非也益恐其住看於
此又成窠臼即釋氏所謂立處非真是也是特脫
洒自悟如水之解如凍之釋而渣滓尚未化也至
人外與人同而內自同乎天不以世故利害相撻
觸不立詭異以驚駭乎世無計度之心無事事之

迹其往也。儻然而無所累其來也。侗然而任其真。復曰：是衛生之經已。上言夫至人者，此曰衛生則所言衛生之道，卽至人事矣。以此而觀，則前面非也。兩字分明，不是實話。越旣問此，又問然則是至乎？意謂此道卽至道矣。而老子又曰：未也。吾向者固告汝曰：汝能兒子乎？兒子動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皆上語再粘出而加以身若槁木之枝，心若死灰。二句夫旣曰未，則當別有話頭，却只提起前能兒子語，則所謂未也，亦非實話。如此則超出於禍福之外，無禍而亦無福矣。旣超出禍福之外，則去世間已遠，又何有世間之患害乎？人災人世之患害也，曰非也，曰未也，益不欲與盡言，使之自悟也。禪家多用此一解。○此段學問卽佛乘中所謂二乘做死心工夫者，尚有捉摸亦越之身分所易及者。

呂吉甫曰：知趣舍滑心而惡之，欲洗濯而復於虛。

靜是爲召，好去惡也。然猶未之能行，所以自愁鬱鬱之氣流克津津，有所漏。鞵則物之粘著而難去者，今惡耳目之鞵於聲色，而欲物物以持之，是繁而捉也。則莫若內捷，內捷則心不出而外不鞵矣。老子云：塞其兌，閉其門，是也。心術鞵於事爲而欲事事以止之，是繆而捉也。則莫若外捷，外捷則物不人而內不鞵矣。老子云：開其門，解其紛，是也。故寂然不動，萬物不足以撓其心，不然則雖有道德者，猶不能持况倣效而行者乎？

陶周望曰：老子所謂衛生之經者，不過放下而已。然先教之以抱一，勿失者，又放下之方便法也。

宇泰定者，發乎天光。發乎天光者，人見其人。人有修者，乃今有恒。有恒者，人舍之。天助之，人之所舍，謂之

論至理
無爲

天民。天之所助。謂之天子。學者。學其所不能學也。行者。行其所不能行也。辯者。辯其所不能辯也。知止乎其所不能知。至矣。若有不卽是者。天鈞敗之。

自此以下。莊子泛言至理也。宇宙中也。曾中泰然而定。則天光發見。卽誠而明也。天光既發。則人雖見其爲人而已。自同於天矣。何以見其同於天。蓋此脩真之人。至於天光既發。便是至誠。悠久地位恒久也。至誠而至於悠久。則天亦助之。人亦歸之。舍止也。歸也。人之所歸。則爲天之人。言非常人也。天之所助。則爲天之子。言天愛之。知子也。非同乎天。而何彼知道。不可以學。學故學其所不能學。知道不可以行。行故行其所不能行。知道不可以辯。辯故辯其所不能辯。學行辯皆有迹者也。所不能

學不能行不能辯。皆自然者也。人之所知。至其所不能知而止。則一歸於自然。而爲所造之極矣。若有反是者。未免以有爲失造化自然之理。必爲天理所棄矣。天鈞。天理也。敗棄也。郭子玄曰。德宇泰然而定。則其所發者。天光非人耀也。天光自發。則人見其人物。見其物物各自見。而不見彼。所以泰然而定也。人而修人。則自得矣。所以常泰常泰。故能反居我宅。而自然獲助也。出則天子處。則天民二者俱以泰然而自得之。非爲而得之也。故凡所能者。雖行非爲。雖習非學。雖言非辯。所不能知。不可強知。故止斯至也。意雖欲爲爲者。必敗。理終不能

備物以將形。藏不虞以生心。敬中以達彼。若是而萬惡至者。皆天也。而非人也。不足以滑成。不可內於靈

善與不善之分

臺。靈臺者。有持而不知其所持。而不可持者也。不見

其誠已而發。每發而不當。業入而不合。每更為失。為

更音庚

不善乎顯明之中者。人得而誅之。為不善乎幽間之

中者。鬼得而誅之。明乎人。明乎鬼者。然後能獨行。券

內者。行乎無名。券外者。志乎期費。行乎無名者。惟庸

有光。志乎期費者。唯賈人也。人見其跂。猶之魁然。與

物窮者。物入焉。與物且者。其身之不能容。焉能容人。

不能容人者。無親。無親者。盡人。兵莫憐於志。鏌鋣為

憐音慘

下。寇莫大於陰陽。無所逃於天地之間。非陰陽賊之。

心則使之也。

備物者。備萬物之理也。萬物皆備於我也。將形者。順其形生之自然也。不虞不計度。不思慮也。言為

善之人。備萬物之理。而順其形生之自然。退藏於無所。計度無所思慮之地。而心之應物。隨時而生。

即釋氏所謂無所住而生其心者也。存於中者。敬則應於外者。無所不通。即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也。

達通也。彼在外者也。萬惡者。人間不如意之事。萬有不齊也。我之所造。既至於是。而猶有不如意之

事。雜然萬出者。是天實為之。而非人事之失。有以致之。何足以滑我胷中。渾成之德。而入我之靈臺。

乎。靈臺心也。不納不入也。吾靈臺之中。雖有所主。而不知其所主。畢竟無主。則虛。有主。則未化。實則

不可持者也。若夫不善之人，未能實有諸已，而有所作為，妄發妄發，則每事皆不當理。業已入於其間，雖知之而不能自舍，是耻過而作非者也。業即史記業已之業，更變也。耻過而作非，每欲更變以自飾，轉見差錯如此之人，所為不善在顯明之中，則人得而誅罰之。在幽暗之中，則鬼得以奪其魄而益之。疾或幽或明，皆不可逃。如此人，能知幽明之可畏，則能謹獨矣。獨行即謹獨也。券合也。合於內者，求在我者也。常闇然無名，可稱合於外者，求在外者也。志之所期，不過為費用之資耳。言求以自利也。券內之人，雖闇然庸常之行，然克實而有光輝。自爾日章券外之人，舍已求外，志在得利，特商賈者之用心耳。故曰：惟賈人也。跂高而自立，貌人見其外之富貴，有過於人，則以為魁然可尊，而不知其與物欲相為始終。至於窮盡後已，是其一身皆沒入於物欲之內矣。故曰：與物窮物入焉。且苟

且也。既逐逐於物，必苟且以求得，至於喪身而不能悔。故曰：與物且者，其身之不能容身，且不能容於人。何有及其甚者，則親戚骨肉皆踈棄矣。故曰：不能容人者，無親人而無親則人道絕矣。故曰：不親者，盡人盡絕也。所以然者，志為之祟焉耳。志有所係者，皆能自傷。故人之自害，莫慘於此。志鑢錡利，劍名此志比之鑢錡，其禍尤甚。衽席之間，干戈生焉。陰陽之氣，皆能傷人。猶寇也。此皆人之大欲，何所逃於天地間。然心若平和，陰陽豈能為害。故曰：非陰陽賊之心，則使之即所謂其熱焦火，其寒凝水，是也。

造化之妙

道通其分也。其成也。毀也。所惡乎分者。其分也。以備所以惡乎備者。其有以備。故出而不反。見其鬼。出而

得是謂得死。滅而有實。鬼之一也。以有形者。象無形者。而定矣。出無本。入無竅。有實而無乎處。有長而無乎本。剽有所出而無竅者。有實。有實而無乎處者。宇也。有長而無本。剽者。宙也。有乎生。有乎死。有乎出。有乎入。入出而無見其形。是謂天門。天門者。無有也。萬物出乎無有。有不能以有為有。必出乎無有。而無有一無有。聖人藏乎是。

成毀二事分而為二。以道觀之一而已矣。故曰道通其分也。所惡於分者。以人心既分。爾我則於其

私也。必求其備。故曰其分也。以備所惡乎。備者。以凡有皆歸於無。而私於求備者。但求其有也。不道者。惡之。故曰所以惡乎。備者。其有以備。大都天下物理有成。必有毀。若但逐於外。求備其成。而不知反。則淪於鬼趣矣。故曰出而不反。見其鬼。釋氏所謂鬼窟裏活計是也。夫無成無毀。則此心常生。執是非而不化。則此心為死。彼役於外。而自以為得其所。是非得是也。得死而已。齊物論所謂近死之心。不可復陽是也。何者。無心則虛。虛則實。故太虛之中。自有實理。若以私心滅之。而以有者為實理。則其人與鬼同矣。故曰滅而有實。鬼之一也。鬼趣淪沒。皆私心滅理。貪着諸有。而不知真空實有者。也。人能於有形之中。而視之似無形。則見理定矣。象似也。釋氏所謂但可空諸所有。有不可實。諸所無。即此意。此下言造化之妙。出生也。萬物所由始也。未嘗無本。而不可知。故曰無本入死也。萬物所由

終也雖知其所終而不見其所入故曰無竅實理雖有而無方所之可求故曰無乎處有長以下即解上出無本三句理在古今千萬年如是故曰有長然而不見其始終故曰無乎本剽本始也剽末也終也老子曰虛而不屈動而愈出雖出者不窮而不可屈其竅虛也虛乃所以爲實故曰有所出而無竅者有實出入一也此解入字却曰所出可見其意上下四方之謂宇宙道無定所上下四方皆是也故曰宇宙往古來今之謂宇宙道之往來千百年而常如是故曰宙也生出也死入也生死出入皆有所自自然而不見其形也而出入生死固是焉是以謂之天門天門即造化一虛無自然而已故曰天門者無有也天地間萬物皆從無有而生其有者亦不生於有而生於無故曰有不能以有爲有必出乎無有而無有之先又復有無無者焉故曰無有一無有即齊物論中所謂有無也者有未始

有無也者是也藏者退藏於密也聖人之心藏於無有故曰藏乎是是者天門也以出以入而無其形無成無毀而通乎一萬有之所由出也無有而無乎不有有而卒不見其有有也則亦曰無有無有一無有而已矣

陸西星曰道者先天之朴朴散則分分則有成有毀而道未始與之相離故通其分也通其成也通其毀也既莫非道矣則當其分也道在於分不必求備於其合也當其成毀亦復如是隨其本分而各安於其所當得斯無惡矣所以惡於分者凡以求備之心累之也所以惡於求備者其有以備之謂也有以備則有見於備而無見於分故分之則憂有見於成而無見於毀故毀之則悲是不知道無不通故不能無入而不自得在知道者則不然雖其毀與分也無不安之如當其死則安於死而不必更求其備於生故出而不反見其鬼鬼者出

而不反之喻出而不反者一意在此而不更向於彼也夫人出而得是不反之道也人謂是死耳豈知有死而不亡者存故滅而有實鬼之一也一即實際理地故滅而不滅空而不空益以鬼喻而造化之實理不外乎是故以有形者象之無形者而人事定矣定則無求備之心而成毀分合皆安之也出無本以下言造化之妙出生出也入死而歸也言造化之顯藏默運於無聲無臭之表而不見其迹莫知其然故其出也無本其入也無竅非無本也非無竅也但無方所之可求耳故曰有實而不見其處故將自其變者而觀之亘古亘今有長矣而無乎本剽自其不變者而觀之無門無旁無竅矣而有乎實理有實而無處上下四方一如也有長而無本末往古來今一如也實有乎生實有乎死實有乎出實有乎入幻相實相一如也然而不見其形也而出生死繇是焉是以謂之天門

天則虛無自然而已矣誰能不由此門乎何莫由斯道也老子曰天地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而無有之先又復有無無者焉聖人有見乎是故藏神乎是益惟藏則虛靜寂寞而萬有之根基於是乎立矣

生死不察強別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為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弗可以加矣其次以為有物矣將以生為喪也以死為反也是以分已其次曰始無有既而有生俄而死以無有為首以生為體以死為尻孰知有無死生之一守者吾與之為友是三者雖異公族

尻背

也昭景也著戴也甲氏也著封也非一也。有生黠也。披然曰移是。嘗言移是非所言也。雖然不可知者也。臘者之有臄肢可散而不可散也。觀室者周於寢廟。又適其偃焉。為是舉移是。請嘗言移是。是以生為本。以知為師。因以乘是非。果有名實。因以已為質。使人以為已節。因以死償節。若然者。以用為知。以不用為愚。以徹為名。以窮為辱。移是今之人也。是鯛與學鳩同於同也。

黠音

該臄音

古之明於道者。原始要終。直知到至極之地。何以謂之至無物之始。死生始終無分。所謂至而不可加其次。則有死生之名矣。喪旅寓也。齊物言弱喪而不知歸。以生為喪。即寓形宇內之意。以死為反。言歸真也。以生為寄。以死為樂。纔有生。死之分。便是有物。故曰。是以分已。又其次者。則曰始而無有。既而有生。是自無而之有也。倏焉而死。又自有而之無。未幾而復以無有為首。以生為體。循環而之。生又未幾而復以死為尻。循環而之。死尻尾也。物之終也。孰能知有無。死生同守一循環之理者。吾與之為友矣。益上焉者。無物太極之初也。次焉者。有物陰陽既分也。又其次者。曰有生有死。則有我矣。雖知有我。猶以死生有無為一。是知其分而又知其不分者也。三者雖有次第。而皆未離於道。譬如公族分而為三姓。則同也。昭氏景氏。以有職任而著也。甲氏以有封邑而著也。戴任也。任職也。昭

景甲雖非一氏而皆楚國之公族也上言三者雖異同乎公族故以非一也結之非一者無非一也下遂言其一以廣今之人一體同觀之義賦廩也釜底黑也亦疵病也喻氣之凝聚也天地之氣聚而爲人元氣之病也猶前言生者暗噫氣也言人於未始有物之間而有生焉乃聚氣耳亦釜底一烟氣聚而成廩者類也既云聚氣則人之生也同是此氣何得強有分別故曰披然披者分也既有分別則各私其私既私其私則各是其是而所謂是者移矣移不定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移也其意只與齊物論同而又撰出移是兩字嘗言移是所移之是已著於言前矣非所言者不當言也謂移是之說在人皆不當言言之者皆爲私也然一轉不可知者謂不言其移則其移不可知故試言也譬之祭臘祭也臘牛百葉也胾足指也牲之一體也方祭之時既殺此牲其四體與五臟皆

散而置列俎之間謂之散則所祭之牲本只是一物謂之不可散則五臟四體已分於鼎俎矣譬猶人之所謂是者移而無定也五臟只舉百葉四體只舉胾文法也又譬之室一室之中有寢有廟又有偃息之所偃司馬郭皆云屏厠也似偃息長在在不在謂之寢謂之廟謂之偃則同乎一室謂之室則又有寢廟偃之異名亦猶移是之不可定也此兩句卽移是之喻也舉皆也以臘祭與室而觀其所爲是者皆移易而不可定之是也故曰爲是舉移是上而既結一結又提起移是字竟其說是以生爲本至以死償節從來解不明稍隳括其說是以生爲本者言人之自是以其有生則有知故以生者爲本而以所知之知爲師因此而後以是非相乘而果孰以爲名實曰果有者言其未必有也又因已之生以知爲師遂執此已以爲真是足爲是非之主而欲人皆聽已之節度故曰因以

爲已質使人以爲已節又因此自是一念是非之
爭到底不休認虛爲實雖至以死償之亦甘心焉
故曰因以死償節節字因上節字而生也唯其如
此故於用舍窮通之際遂有知愚榮辱之分却不
知用舍窮通皆非我也此皆今人移是之弊也此
於舊說似爲稍明然終落窠臼皆由提三因字所
悞愚特另分三截參伍解之以俟知者今斷是以
生爲本以知爲師因以乘是非三句爲一截言人
之自是以其有生則有知故以生爲本以所知
之知爲師因此而後以是非相乘人間世篇謂胡
可以及化猶師心者是也果有名實因以已爲質
二句爲一截言物之名實果各自有只因固執已
是遂以已爲主而名實以消郭子玄訓質作主謂
物之名實果各自有各以爲是足以爲是非之主
是也使人以爲已節因以死償節二句爲一截言
我既固執已使使人亦謂我是而以爲已節而我

遂以已所是爲已節而守之雖至以死償亦甘心
焉節節操也呂吉甫謂其弊也以已所是爲已節
而守之至於以死償節是也其原皆認已二字
錯來若然者人已盡立是非互乘抵死於顯名厚
實之場以必用爲知以不用爲愚以通爲榮以窮
爲辱古之達人不作是觀乃今世之人舉皆移是
者也故曰移是今之人也子玄云玄古之人無是
無非何移之有徹通也蠅與學鳩皆笑大鵬是蠅
與鳩同移是之人不知至道而亦笑之是人又與
蠅鳩同故曰同於同也

褚伯秀曰蠶者釜底結墨似形非形而生於形者
也人寄形而有生亦猶蠶耳俄而披散則所謂我
者又移而之他不可定言其有無又曰人之自是
以其有生則有知知爲之師二者相乘而不已
果執以爲名實因以爲已質則不可變矣謂不能
照破幻塵而認虛爲實至於以名實爲已節而以

死償之皆由自是其是以致此弊

呂吉甫曰夫於未始有物之間而有生焉猶膚之有黠非其體也而二家之談披然分辯一以為有物矣而以生為喪一以為始無有矣俄而有生是以未始有物之全體移而為有生之黠亦不可知者也又曰移是之說始於有生是以生為本生出於有知是以知為師因以相乘而是非滋多是非移則果有名實而因以已為主至其弊也以已所是為已節而守之至於以死償節不知所謂已者亦未始有物用舍窮通皆非我也而妄有知愚名辱之分此今人移是之弊

去真至德

踰市人之足則辭以放鷲兄則以嫗大親則已矣故曰至禮有不人至義不物不知不謀至仁無親至信

履及

辟金徹志之勃解心之謬去德之累達道之塞貴富

辟音屏

顯嚴名利六者勃志也容動色理氣意六者謬心也

惡欲喜怒哀樂六者累德也去就取與知能六者塞

道也此四六者不盪胷中則正正則靜靜則明明則

虛虛則無為而無不為也道者德之欽也生者德之

光也性者生之質也性之動謂之為為之偽謂之失

知者接也知者謨也知者之所不知猶睨也動以不

得已之謂德動無非我之謂治名相反而實相順也

躐足之喻爲下禮義五者而設也言與市人行而
躐踏其足則必以放驕自責而辭謝之恐其怒也
若兄踏弟足則嫗拊之而無所辭謝益其情親不
待謝也若父母而踏其子之足則併與嫗拊亦無
之矣情親之至自相孚也故禮之至者無人已之
分忘其揖遜也義之至者不待物物而度其宜至
知自然生明不容於謀度至仁天地爲量不見其
相愛之跡至信金石比堅不待以金寶爲質辟屏
除也上言至禮至義此又教人下工夫處能悖亂
其志者宜撤去之能迷謬其心者宜解釋之能累
其自得之真者宜剪除之能蔽其自然之道者宜
疏通之富貴顯嚴名利六者皆能誘志而使之亂
顯華顯也嚴威嚴也容動色理氣意六者皆能牽
係其心而使之纏繞容身相也動舉四體而言色
容色也理言之文也氣則兼聲與色而言之意思
慮也惡欲喜怒哀樂六者皆以情勝而爲德之累

去就取與知能六者皆著於迹而爲道之障知心
知也能才能也能去此勃志謬心累德塞道四者
之六害不使之蕩亂胷中則胷中正矣正則靜中
自然生明明則虛無自然雖無所爲而實無不爲
此便是道天下惟道爲尊故道者德之欽所當恭
敬持守者道實生人人之有生則德從此發見發
見則有光華矣有生則有性性者在我形生本然
之質也率性而動以有爲則得其性若有爲而流
於僞則失其性接應也謨謀也應接而自生謨謀
此性中之知也若德性之知雖有知而若無知亦
猶嬰兒之睨雖有視而若無視也凡所動作皆以
不得已爲之則謂之德卽忘我也於忘我之中而
又無非我此卽形中之不形不形中之形也治安
也物不能亂謂之治日德日治日不得已日無非
我名雖相反而其
實未嘗不相順

忘好惡者無累

羿工乎中微而拙乎使人無已譽。聖人工乎天而拙

乎人。夫工乎天而俚乎人者，唯全人能之。唯蟲能蟲。

唯蟲能天，全人惡天，惡人之天而况吾天乎？人乎？一

雀適羿，羿必得之，威也。以天下為之籠，則雀無所逃。

是故湯以庖人籠伊尹，秦穆公以五羊之皮籠百里

奚。是故非以其所好籠之而可得者無有也。介者侈

畫外非譽也。胥靡登高而不懼，遺死生也。夫復詔不

餽而忘人，忘人因以為天人矣。故敬之而不喜，侮之

而不怒者，惟同乎天和者為然。出怒不怒，則怒出於

不怒矣。出為無為，則為出於無為矣。欲靜則平氣，欲

神則順心，有為也欲當，則緣於不得已之類。

聖人之道。

羿之射巧於中至微之的，是其工也，而不能使人

無譽已，是其拙也。聖人能盡天道而不能逃天下

之名，工拙亦類是矣。若能盡天道而又能自晦於

人世，惟全德之人能之。俚乎人能自晦於人也。蟲

者鳥獸百物之總名，物雖微皆能自率其性而有得於天。如鳶如魚如鳥如牛，皆蟲也。而鳶能飛，魚能躍，馬能蹄，牛能齧，皆能率性而動。如此方能成其為蟲。故曰：惟蟲能蟲。能天則又進物而言之。

良 俚音 脩 侈音 庖 本作 脩 侈音 詔音 餽 一 作 媿

凡此蟲之性皆天命之而蟲率之以各足性命而自得於天非蟲能天而何謂之全人則不以天自名矣有天之名則對待而有人之名故曰全人惡天惡者不樂有其名也在人而有天人之分吾已惡之而况我自分別天人乎故曰惡人之天而况吾天乎人乎彼世人分別天人則必爲分別所迷如羿之射見雀必得雀亦畏之即猿見養由基抱樹而啼之意然此猶以威得之物可逃也若以天下爲籠而以所好誘之則雀皆在籠之中不待射矣此雀字亦况說天下之人誰能出吾殼中則天下皆雀也還指人說伊尹與百里奚亦因其所好在豎王霸之業故湯得以庖人籠穆公得以羊皮籠耳我若無所好則超出乎萬物之外誰得而籠之介者兀者也畫華飾之眼也移捨去之也彼以爲其足既兀華飾何足爲美益其心於毀譽已棄外之矣非即毀也香靡城旦春之人也雖登至高

而心不懼彼爲罪人視死生若棄故不愛其身也然則人心之中無所愛則無所着何所不忘哉復反復也猶易之反復道也詔習熟也不餽者不以遺予於人也言此道在已不是賣貨但知爲已而無爲人之心則忘人矣忘人則在我者純乎天故曰天人詔與習同徐無鬼篇有曰我必賣之彼故鬻之觀此可知不餽之意故敬我亦不以爲喜侮我亦不以爲怒即所謂舉世譽之而不加勸舉世非之而不加沮也唯與造物爲一者能之彼其怒雖出而不怒則是其怒者本自不怒而出自然之怒非有心之怒也出而有爲於世而無所容心雖爲亦若無爲是其所以爲者本自無爲而出也上句况下句以見至人之作用如此故人心欲靜則必平其氣以學至人之不怒欲全其神則必順其心以學至人之不喜凡有爲而欲得其當則必緣順不得已而後起之意以學至人之無爲不得已

者無為之為也應事而無為則為聖人之無為故曰不得已之類聖人之道

南華經蒼解卷之二十四

明莆中郭良翰道憲甫輯

雜篇徐無鬼第二十四

○褚伯秀總論曰武侯雖強悍難入而無鬼說之有道首言相狗馬以異其心遂能始忤終合益人之受諫者聞異言則悅猶人之去國者見似人則喜也及其再見然後納忠逆耳以警其失好和而惡姦盡修身之要修誠應天地盡為國之道何在乎為義以宜民偃兵而求治哉黃帝見大隗而七聖皆迷喻人之六識既昏則心君不能獨朗明君欲見大道當絕聖棄知求諸守心之神而去其為吾害者則大隗不求而自至矣唯知辯諸士趨向不同馳形性而之萬物何復望其歸根若儒墨楊乘

惠者各執一偏自以為道盡於是然其言論機鋒所觸亦有賴以發明道妙者猶郢人聰斷足成匠石之功也又喻必有隰朋之才然後足致管仲之舉俎以傲人而速斃人以鋤色而致稱此所以警世俗之驕慢也又豈若灰心槁形者之累日遠弄丸秉羽者難可解乎九方歎知梱祥而不言其別許由畏堯仁欲逃而去之此皆觀微而知彰外賢而獲利者也董梗靡零時為帝以喻人之移是風日河水之相攪以喻化之移人物之守物固審矣終不免於移移則殆矣唯知足恃不踐心恃不知者則盡已天以燭物之天已不惑而解天下之惑矣

徐無鬼說魏武侯

徐無鬼因女商見魏武侯武侯勞之曰先生病矣苦於山林之勞故乃肯見於寡人徐無鬼曰我則勞於

君君有何勞於我君將盈者欲長好惡則性命之情

病矣君將黜者欲擊好惡則耳目病矣我將勞君君

有何勞於我武侯超然不對少焉徐無鬼曰嘗語君

吾相狗也下之質執飽而止是狸德也中之質若視

日上之質若亡其一吾相狗又不若吾相馬也吾相

馬直者中繩曲者中鈎方者中矩圓者中規是國馬

也而未若天下馬也天下馬有成材若卹若失若喪

其一若是者超軼絕塵不知其所武侯大說而笑徐

者時志反擊音牽

無鬼出。女商曰：先生獨何以說吾君乎？吾所以說吾君者，橫說之則以詩書禮樂，從說之則以金版六弢。

說音稅

奉事而大有功者，不可為數，而吾君未嘗啓齒。今先生何以說吾君，使吾君說若此乎？徐無鬼曰：吾直告之，吾相狗馬耳。女商曰：若是乎？曰：子不聞夫越之流人乎？去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去國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者，喜及期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不亦去人滋久，思人滋深乎？夫逃虛空者，藜藿枉乎鼷馳之逕。

踉位其空，聞人足音，蹙然而喜矣。又况乎昆弟親戚之聲，欬其側者乎？久矣夫莫以真人之言，譬欬吾君之側乎。

良 隰

徐無鬼，緡山人，魏隱士。女商，亦人名。武侯，慰勞徐無鬼而無鬼還，以勞之。盈者欲長，好惡則失其性命之正，去其者欲好惡則頓失耳目之常。皆君侯之病也。嘗嘗試也，言相狗馬之法，而相士之道，即寓於此。求飽而止，是其本質與狸同，不可用也。此如士之無養，凝然上視而目不瞬，此如士之有養，然可以迫而動，一者身也，精神不動，若亡其身，如言望之，似木鷄也。此則士之全不欲試者，全不欲試者，故能大有所試。相馬之法，又進於此。國馬喻國士，天下馬喻天下士，直謂馬齒如繩之直，曲謂背

如鉤之曲方謂頭如矩之方員謂目如規之員四者件件皆合矩度即國馬也而未若天下馬者天下馬乃天成之材惛惛悶悶全無發揚蹈厲之意士之得失不驚者猶是若此之馬一去而不知所止武侯悟其無心自然之意故大悅而笑也此下女商詰以何術而致是從橫只是反覆鋪說之意勿泥詩書為橫六發為從金版六發即太公兵法此書藏於朝廷故曰金版猶曰金匱石室之書也說以詩書六發而不曾得君之啓齒說之相狗馬之法而君為大悅者大抵前此腐儒空談策士勦說皆為武侯所厭聞今聞狗馬之論無所因襲而獨見以之相士則得士以之養心則得心宜其悅也流人去國流落之人也離鄉纔數日見舊所知識之人而喜離鄉十個月見平日所僅識面之人而喜及一年之久見似其鄉人者而喜矣此益離鄉愈久故思鄉愈切也山間之蹊曰蹊蹊之逕柱

塞也跟音即欲行貌位居也止也空虛之谷其所由之山蹊僅容騁馳又為藜藿所蕪塞偏狹荒涼可知而吾困倦之極欲行又止伏於谷中當此欲行欲止間寂無聊之時偶聞足然足音但是人者已不勝喜何必知識之鄉人又况親戚兄弟之聲欬其側乎喜可知矣足然行步聲大聲曰聲小聲曰欬皆喉中聲欬密語也久矣夫莫以真人之言聲欬吾君之側此意益謂武侯本然之真離失已久說者徒以腐儒策士之談涵其前而卒無以直言啓發之者故略聞此語如逃空谷而聞足音所以喜也禪家所謂久客還家是也

徐無鬼見武侯武侯曰先生居山林食芋栗厭葱韭以賓寡人久矣夫今老邪其欲干酒肉之味邪其寡

人亦有社稷之福邪。徐無鬼曰：無鬼生於貧賤，未嘗敢飲食君之酒肉，將來勞君也。君曰：何哉？奚勞寡人？曰：勞君之神與形。武侯曰：何謂邪？徐無鬼曰：天地之養也一，登高不可以爲長，居下不可以爲短。君獨爲萬乘之主，以苦一國之民，以養耳目鼻口。夫神者不自許也，夫神者好和而惡姦，夫姦病也，故勞之。惟君所病之，何也？武侯曰：欲見先生久矣，吾欲愛民而爲義，偃兵其可乎？徐無鬼曰：不可。愛民，害民之始也。爲

義，偃兵，造兵之本也。君自此爲之，則殆不成。凡成美，惡器也。君雖爲仁義，幾且僞哉。形固造形，成固有伐，變固外戰。君亦必無盛鶴列於麗譙之間，無徒驥於錙壇之宮，無藏逆於得，無以巧勝人，無以謀勝人，無以戰勝人。夫殺人之士民，兼人之土地，以養吾私，與吾神者，其戰不知孰善。勝之惡乎？在君。若勿已矣。修胸中之誠，以應天地之情，而勿撓。夫民死已脫矣，君將惡乎用夫偃兵哉？

此下徐無鬼自述其說武侯者以告女商也無鬼言已初見武侯武侯迎勞以先生屏伏山林擯棄寡人久矣今老矣無乃爲就養酒肉而來邪抑有意於寡人之社稷也明有以國驕人之意故無鬼就其酒肉之養生下意來言君勿謂萬乘之養與匹夫不同凡天地間之養一也登高者非獨豐居下者非獨賁長短猶豐賁也神不自許者言君爲萬乘主而獨疲民自養外形雖養而於心神不自許以爲得也和與物而同而爲一也姦自私也在我之神得於天者本與萬物爲一情欲自私所以害之故其所好者在和同而其所惡者在姦私一涉私欲便伐天和而神者病矣我故慰勞君然君有此病而不自知其爲何病也可深思而自得矣益欲行愛民之仁而興偃息兵戈之義舉也不可者以其爲之以有心也有心於愛民則姑息政行雖曰愛之其實害之有心於偃兵則儆備廢弛雖

曰偃之其實造之爲之以有心雖足以成仁義之美名而不知反爲危殆始不成之始故成美者乃惡器也林希逸訓美惡之成皆爲有迹故曰器美迺爲惡弗成可也又况成之以有心乎有心則雖爲仁義而且幾於僞矣何謂成美惡器凡造化物理成於先必虧於後形固有造形者無形則無造矣成固有伐之者無成則無伐矣變固有外戰者心平則爭息矣鶴列兵陣名麗譙宮樓名徒步兵驥騎卒鎡壇社稷之地也言君若忽起一念與物爲鬪則是麗譙之間皆鶴列鎡壇之宮皆徒驥一室之內盡若步兵騎卒列陣於前無非爭奪之境界也釋氏謂一切由心造是也有得則有失無得則無失故宜戒有貪得之心便有途境不如意之事藏伏其中故勿以貪得而藏其途勿中懷機巧之心以勝人勿外爲知謀之事以勝人勿逞雄心於一戰以勝人夫殺士民兼土地以養一己之私而

牧馬喻
治

快吾志者所得不足以補所失其戰果孰爲勝不
曰孰勝而曰孰善者如此戰勝吾之曾次爲物所
撓是形與神戰外雖勝而神者勞矣勝於人而自
勞其神孰爲得失故曰戰不知孰善此之爲勝安
在其勝故曰勝之惡乎在君若勿已矣言君若勿
爲此則亦已矣言不可爲也但修吾本然之誠以
應天地自然之實而與物無所撓拂此不爭而善
勝也我若不爭而善勝則民已脫於死各得其生
又何偃兵
之求哉

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方明爲御昌寓駢乘張
若謔朋前馬昆閻滑稽後車至於襄城之野七聖皆
迷無所問塗適遇牧馬童子問塗焉曰若知具茨之

山乎曰然若知大隗之所存乎曰然黃帝曰異哉小
童非徒知具茨之山又知大隗之所存請問爲天下
小童曰夫爲天下者亦若此而已矣又奚事焉予少
而自遊於六合之內予適有瞽病有長者教予曰若
乘日之車而遊於襄城之野今予病少痊予又且復
遊於六合之外夫爲天下亦若此而已予又奚事焉
黃帝曰夫爲天下者則誠非吾子之事雖然請問爲
天下小童辭黃帝又問小童曰夫爲天下者亦奚以

瞽者
茂

異乎牧馬者哉。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黃帝再拜稽首。稱天師而退。

大隗是假設人名。喻大道也。御車卽車右前馬後車。卽擁衛前後者。七聖黃帝與方明昌寓張若謂朋昆閭滑稽也。此皆寓言。此意謂獨任聖知之人。皆迷於道。不若還淳返朴之人也。惟童子能知具茨。惟童子能知大隗。惟異其獨明於知。因問爲天下爲天下亦若此。牧馬而已。然爲天下非吾事也。予少有知覺。便自遊於六合之內。與物爲構。因有瞽昧之病。長者教予。乘彼方舟。未艾之日。車遊諸襄城之野。則無物可見。障可除。今障漸除。而病少痊矣。又且復遊六合之外。不復爲方內之累矣。若問爲天下。卽牧馬可通。此非吾事。而又奚問焉。黃帝問而又問。小童辭而不能辭。而終不脫於牧

馬之說。益牧馬而去其害馬。猶爲天下而去其有爲。無二道也。天師贊以天人可爲我師也。

呂吉甫曰。欲見大隗。而七聖與偕。所以皆迷。亦猶七竅鑿而渾沌死。夫欲見大道。而聖知不絕。宜其至于上達迷而不悟也。人心具神。神則無方。而遊不出乎六合之內。非有瞽病。不若是欲已之則莫若以明而上達。乘日車而遊襄城。是也。雖然。少痊而已。以其猶乘日之車也。弗乘而遊乎六合之外。其猶有患乎。爲天下者。猶養心去其爲害者而已。陳太初曰。童子以牧馬喻治國。有旨哉。馬之真性。齟草飲水。自足。民之真性。耕食織衣。自足。更無他事。再問不答。示以不言之教也。今之牧民者。不知鞭策之爲害。字民者。昧乎法令之生。姦乃謂馬難調。而民難治。兩失之矣。

知士無思慮之變。則不樂。辯士無談說之序。則不樂。

察士無凌諄之事則不樂。皆囿於物者也。招世之士
興朝。中民之士榮官。筋力之士矜難。勇敢之士奮患。
兵革之士樂戰。枯槁之士宿名。法律之士廣治。禮樂
之士敬容。仁義之士貴際。農夫無草萊之事則不比。
商賈無市井之事則不比。庶人有旦暮之業則勸。百
工有器械之巧則壯。錢財不積。則貪者憂。權勢不充。
則夸者悲。勢物之徒樂變。遭時有所用。不能無為也。
此皆順比於歲。不物於易者也。馳其形性。潛之萬物。

終身不反。悲夫。

變者變換百種思量也。知士樂以此自見。序者說
得成條理也。辯士樂以此自見。凌凌轢也。諄訊語
也好察之士。與人爭分毫樂。以此自見。喜於見
才者。心不能遂。則憂皆為物慾。所籠罩者也。招搖
於世。以自見者。志在興起。於朝務得民心者。志在
以官守為榮。孟賁之徒。志在勝人。所難勝。荊軻之
類。志在自奮。於患難之中。喜功者。得戰而樂。苦節
者。得名而止。法家者。流廣其治世之具。逢掖章甫
之輩。飭其動作之容。居仁由義之士。得志則與民
由故。貴際時。羅云貴際。以交際為重也。亦通比和
樂也。農夫以開闢草萊為事。無之則不樂。商賈以
鬻販交易為事。無之則不樂。庶人有日積月累。贏
餘之業。則愈喜。而勉於力。百工有一藝之精。則精
神愈旺。而勇於為。貪夫所重在積錢財。故不積則

諄音
信
朝音

憂夸誕之人所重在權勢一旦退失而不甚盛則悲不尤不甚盛也有倚恃者曰勢有積聚者曰物勢物之徒即依附富貴之門者此等人好動而不好靜多是從臾主家使其有所作為而後可以得志故以變詐為樂已上諸人亦貴順時一旦遇時有所用雖其身亦不自由若時使之然欲無為亦不可得也譬如一歲之間百物生成皆順比其序其所變易者皆非物所自由故曰不物於易言非物自為變易也馳其形性言役其身心也潛之萬物潛沒也汨沒於萬物之中終其身而不知反反者歸根復命之說也

自是之論

莊子曰射者非前期而中謂之善射天下皆羿也可乎惠子曰可莊子曰天下非有公是也而各是其所

是天下皆堯也可乎惠子曰可莊子曰然則儒墨楊

兼四與夫子為五果孰是邪或者若魯遽者邪其弟

子曰我得夫子之道矣吾能冬爨鼎而夏造冰矣魯

遽曰是直以陽召陽以陰召陰非吾所謂道也吾示

子乎吾道於是乎為之調瑟廢一於堂廢一於室鼓

宮宮動鼓角角動音律同矣夫或改調一弦於五音

無當也鼓之二十五弦皆動未始異於聲而音之君

已且若是者邪惠子曰今夫儒墨楊兼且方與我以

渠 遽音

辯相拂以辭。相鎮以聲。而未始吾非也。則奚若矣。莊子曰。齊人躋子於宋者。其命閻也。不以完。其求鈞鍾也。以束縛。其求唐子也。而未始出域。有遺類矣。夫楚人寄而躋閻者。夜半於無人之時。而與舟人鬪。未始離於岑。而足以造於怨也。

前期言有所指之地也。射者必前期志的。而中乃見其精。今非前期志的。偶爾幸中。便謂之善射。則中者皆為羿矣。可乎。惠子謂之。可便是強辯處。天下必有公理。以為是非之準的。若非有公是而各是其所是。則人人皆堯矣。可乎。此可又是強辯處。處於是。莊子詰之曰。若不論公是。而但各是其是。

則設以儒墨楊乘四人。合惠子而五。相與上下。其議論學既不同。論當各別。使無公是者。以正之。則未知果孰為是也。此之為是。其亦魯遽之自為是邪。合夫子之夫子。莊子指惠子。楊楊朱。乘公孫龍。其弟子以下。引魯遽與弟子問難之辭。而斷以且若是者邪。一句。我得夫子之夫子。弟子指魯遽。冬爨鼎而夏造冰。言冬寒之時。能以火而爨。鼎夏熱之時。能以水而為冰。二者違時。似亦難矣。然冬至之日。陽氣已生。汝不過以陽召陽。而為火。夏至之日。陰氣已生。汝不過以陰召陰。而為水。雖若違時。而有可召之理。故曰。非吾所謂道。遽言弟子此術。未足為高。而曰。吾示子以吾之道。遽之自言。鼓瑟亦不過以陰召陰。以陽召陽。一種道理。橫自以為。是以夸示其弟子。益欺其弟子之無識。而誑之也。廢置也。置一瑟於堂上。置一瑟於室中。相去雖遠。而鼓此則彼。自動官則應。官角則應。角似為奇。

離音

離音

矣然以律相同故聲相應亦猶易也或只改調一絃於五音之中不定其何絃如鼓宮亦得鼓徵亦得故曰五音無當然纔鼓其一絃於此彼之二十五絃皆動似又難矣然以理推之此一絃者其聲音初無或異而能然者乃是爲衆音之君故鼓之而衆絃莫不聽命耳六十四調皆起於黃鍾之宮宮爲君故能役他律此亦常理均不足爲奇也遽乃自以爲勝其弟子亦各是其是而非真是也言惠子之所謂是亦卽如此魯遽而已惠子終是強辯言今此儒墨楊秉四人方且與相辯論以言語相抗對以名聲相厭服要終以我爲是莊子遂亦不復置辯只以齊楚二躄喻之言齊人有躄子於宋而命之閻者以閻不用完人齊人自以爲子者是矣不知求小鍾者猶束縛而恐傷求亡子者業棄之外國而徒索之域中在鍾則必索其完在子則不欲其完何不推類之盡故曰有遺類齊人之

爲其子是乎否乎躄其是而不能行謂之躄子躄猶別也鉞鍾小鍾也唐子亡子也又言楚人亦有寄躄閻外國者不能自歸附舟而返夜半無人而與舟人鬪楚人亦自以爲是矣不知夜無與援而獨爲鬪則舟之中皆敵國舟未離岸而造成仇則恩之祐卽怨之府此時此際進尚遙而退且無據平日之悔恐晚而半夜之怨已深斷斷乎鬪不去者楚人之自爲是乎否乎岑岍也造結也至也卽此二事足以斷惠子之是非矣吾知惠子縱善辯終有遺類是亦齊之躄子其徒口舌爭鬪也終成仇敵當不啻楚之自爲躄者然則何一而可哉舉二躄者莊子之意明以惠子之說不可行猶之躄之不能行然其意專折惠子其四子特爲惠子辯端而帶言之遺其類舊說謂遺其氣類種類俱非特比類於求鍾而不能克是於推類之道有遺耳齊楚分明二事郭呂二註皆然林希逸必以唐子

為另句分三事何也

郭子玄曰不期而誤中非善射也若謂謬中為善射則天下皆謂之羿可乎言不可也若謂謬中者羿也則私自是者亦可謂堯矣莊子以此明妄中者非羿而自是者非堯若皆堯也則五子何為復相非乎猶魯遽之自言鼓瑟俱亦以陽召陽而橫自以為是或改調一弦五音隨改無聲則無以相動有聲則非同不應今改此一弦而二十五弦皆改其以急緩為調也遽以此夸其弟子然亦以同應同耳未獨能為其事也五子各私所見而是其所是無異於魯遽之夸其弟子而未能相出也未始吾非者各自是也惠子便欲以此為至莊子遂舉齊人躡子於異國使閻者守之不保其全此齊人之不慈也然亦自以為是故為之而反以愛鍾罷為是束縛恐其破傷唐失也失亡其子而不能遠索遺其氣類而亦未始自非也又引楚人寄而

躡閻者言俱寄止而不能自投於高地岑岍也夜半獨上人船未離岍已共人鬪齊楚二人所行若此而未嘗自以為非今五子自是豈異斯哉呂吉甫曰莊子以微言感動惠子父子之道天性也而齊人躡子於宋其命閻也不以完以喻施輕其性命之情而不知愛其求鉗鍾以束縛其求唐子未始出域譬施於辭辯名聲之外物則愛之而恐其傷至於受之天者則失之而不知求為可惜也楚人寄而躡閻者譬施亡其真宅之歸而於是非芒昧之際與人爭勝自不足以有濟徒與物不適而已非所謂知也方虛舟曰求亡不出域譏惠子不知深究精微遠討訓典徒執規規之辯終亦必失也夜半鬪舟譏惠子亡其真宅之歸而於是非芒昧之際與人爭勝不足以有濟徒與物不適而已

陸石說

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堊漫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堊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常。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為寡人為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之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為質矣。吾無與言之矣。

堊白泥。以白泥漫其鼻端。其薄如蠅之翼。乃使匠石削而去之。運斤成風。言其急也。郭云。瞑目恣手也。泥盡而鼻不傷。斲者固難矣。然其人若立不定。匠石雖巧。安得其鼻不傷。是立者尤難也。質是用

巧之地也。言必有郢人之質。而後得施其巧。今郢人已死。是臣之質死久矣。無施巧之地矣。此意益言有惠子之辯。而後我得以窮之。惠子既死。則無可與語者矣。

管仲薦
陽朋

管仲有病。桓公問之曰。仲子之病病矣。可不謂云。至於大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管仲曰。公誰欲與。公曰。鮑叔牙。曰。不可。其為人絜廉善士也。其於不巳。若者不比之。又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使之治國。上且鉤乎君。下且逆乎民。其得罪於君也。將弗久矣。公曰。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隰朋可。其為人也。上忘而下

畔愧不若黃帝而哀不已若者以德分人謂之聖以財分人謂之賢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賢下人未有不得人者也其於國有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也勿已則隰朋可

不謂列子作不諱屬國托國也不比之不比數其人也鉤束之之意逆強民以禮義也凡此數語謂其黑白太分明也上忘者忘其勢也下畔者離遠而無求於下也以德分人猶云徧爲爾德也以財分人不自私也以賢臨人擅其名以矜乎下也有不聞有不見者言其不察察也謂語我也云自言也故曰可不謂云至於大病郭子玄曰上忘而下畔謂高而不亢哀不已若故

無棄人若皆聞見則事鍾於已而群下無所措手足故遺之可也未能盡遺故僅可也江適曰上忘者其政悶悶也下不畔者其民淳淳也愧不若黃帝不自滿假也哀不已若以善救爲心也以德分人使斯民各得以復命反常聖人之道也以財分人使斯民不乏於仰事俯育賢人之德也以賢臨人猶山之殺瘦也以賢下人猶澤之增肥也所謂於國有不聞於家有不見者非真不見不聞也其道足以容之耳隰朋之可與夫鮑叔之不可在此而已

陸西星曰廉潔之人率多峻峭而無休休有容之度故善不已若者不比一聞人過則終身不忘相臣之道受國之不祥舍人之垢納人之汗惟恐先已而後人也今也以若人而托之國彼必將以皦皦之行上鉤其君以致聲譽而下強人以所難強則途下逆則無與無輔吾恐不久將得罪於君矣

勿已則隰朋可隰朋之為人也上忘而下畔正言若反故此等言語大能警俗上忘者忘其勢分之榮也下畔者使人忘我若畔而去之也黃者脩夫道者也帝者脩夫德者也人有不由於道德則是不若於黃帝矣故愧之使人人皆由於道德者已之心也不若於已心者則矜之分人以德謂之聖朋其聖人也分人以財謂之賢朋其賢人也以賢下人則得人朋其下人者也之人也於國有不聞也於家有不見也漠然而無為寂然而無名是隰朋之行也故以之屬國而可

矜能取禍之喻

吳王浮於江登乎狙之山衆狙見之恂然棄而走逃於深蓊有一狙焉委蛇攫撿見巧乎王王射之敏給搏捷矢王命相者趨射之狙執死王顧謂其友顏不

撿 趨 促

疑曰之狙也伐其巧恃其便以教子以至此殛也戒之哉嗟乎無以汝色驕人哉顏不疑歸而師董梧以助其色去樂辭顯三年而國人稱之

助 顯 通

委蛇攫撿跳躍來去曲折攀援之意見巧自見其技巧於王敏給射之矢去迅速也狙能搏接其迅捷之矢亦甚巧矣相者王左右也衆人齊射之狙雖巧捷力不敵而死矣死而見執故曰執死一說狙被劊猶執其矢而死其巧黠可知亦通以色驕人心驕人而見於色鋤其色者去其心而已則色理之繆心者自去矣去樂甘於自苦也辭顯退而就辱也此為矜能掇禍者之喻

名者知之招

南伯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顏成子入見曰夫子

物之尤也。形固可使若槁骸。心固可使若死灰乎。曰。吾嘗居山穴之中矣。當是時也。田禾一覩我。而齊國之衆三賀之。我必先之。彼故知之。我必賣之。彼故鬻之。若我而不有之。彼惡得而知之。若我而不賣之。彼惡得而鬻之。嗟乎。我悲人之自喪者。吾又悲夫悲人者。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其後而日遠矣。

物之尤言人物之中為最大也。田禾齊君也。覩即見也。國人以其見賢者故賀之。我在當時不能自晦其迹。故有此名曰先。曰賣言我必有形迹可見。故彼得而知我也。若我先無迹。彼安得知若我不

賣名彼安得鬻故以形迹自見者乃自喪者也能悲人之自喪而不能自覺其身則其悲人者又可悲也。山穴之中地名也。我在當時惟以悲人之悲而自覺所以其後道日加進。遂至今日形若槁骸而心若死灰也。故曰其後日遠矣。遠者道愈高遠也。

郭子玄曰。齊國三賀以得見子綦為榮。子綦知夫為之不足以救彼而適足以傷我。故以不悲悲之。則其悲稍去而泊然無心。枯槁其形所以為日遠矣。

聖人不言

仲尼之楚楚人觴之。孫叔敖執爵而立。市南宜僚受酒而祭。曰。古之人乎。於此言已。曰。丘也聞不言之言矣。未之嘗言。於此乎言之。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

難解。孫叔敖甘寢秉羽。而郢人投兵。丘願有喙三尺。彼之謂不道之道。此之謂不言之辯。故德總乎道之所一。而言休乎知之所不知。至矣。道之所一者。德不能同也。知之所不能知者。辯不能舉也。名若儒墨而凶矣。故海不辭東流。大之至也。聖人并包天地。澤及天下。而不知其誰氏。是故生無爵。死無諡。實不聚。名不立。此之謂大人。狗不以善吠爲良。人不以善言爲賢。而况爲大乎。夫爲大不足以爲大。而况爲德乎。夫

大備矣。莫若天地。然奚求焉。而大備矣。知大備者。無求無失。無棄不以物易已也。反已而不窮。循古而不摩。大人之誠。

觴之迎之。而飲之。酒古者飲酒必推一爵者。祭酒祭者祭先代始爲飲食之人也。意謂飲酒之時。可以劇談。雖古人亦然。夫子言我有不言之言。未嘗與人言。今於此言之。宜僚善弄丸。鈴常八箇。在空中。中一箇在手。楚與宋戰。宜僚披胷受刃於軍前。弄丸鈴一軍停戰。遂勝之。楚與郢戰。孫叔敖每酣酒而寢。時或秉執羽扇。巡行軍中。郢人以爲有備。乃罷兵。二子皆能爲無爲之爲。又何待我說。願有喙三尺。及者願結口不言也。凡鳥喙長者多不能言。故以况也。羅只說作長喙。言言無所用。則無用此長

喙亦通孔子之言止此以下乃莊子斷之之詞彼謂二子此謂孔子二子者正所謂不道之道乃妙道也孔子者正所謂不言之辯至言也故德總歸乎道之自然而言至於知之所不能知便止斯爲至德至言矣一者自然也休止也益道之自然者與人爲所得者不同故曰德不能同知所不能知者雖至辯者亦不能舉以示人故曰辯不能舉今之以儒墨名者類欲強同強辯祇足以裂吾道而禍人世耳故凶也海受物無所辭故能成其大聖人德足以包羅天地澤足以及天下萬世而民無得而名生無爵不以爵自有也死無諡不以諡自表也實不聚已雖有善不以歸之一身也名不立功歸於物故名不立於已也此大人所以成其大狗不以善吠爲良句特引起賢人之不貴言賢者且不以多言爲能况大人乎有大之名則不足爲大况自然之德又可名乎語備物者至天地而止

然實無求而大備也知大備者無求也無失也無棄也何者性分之中萬物皆備何假於外而曰求何所遺忘而曰失何可舍置而曰棄是故知大備者已常貴於物物不以易已反之吾身而無終窮循之遠古而不磨滅也摩與磨同此真大人之所以大也故曰誠

郭子玄曰古之言者必於會同聖人無言其所言者百姓之言耳故曰不言之言苟以言爲不言則雖言出於口固爲未之嘗言於此言之言於無言也宜僚叔敖息訟以默澹泊自若而兵難自解苟所言非已則雖終身言固爲未嘗言耳是以有喙三尺未足稱長凡人閉口未是不言彼謂二子此謂仲尼也道之所容者雖無方然總其大歸莫過於自得故一也言止其分非至而何各自得耳非相同也而道一也知非其分故辯不能舉儒墨欲同所不能同舉所不能舉故凶也

羅勉道曰古之人乎於此言已贊仲尼非今人之比而為之乞言也孫叔敖為賈之子名艾獵為楚莊王令尹在仲尼前市南宜僚在仲尼卒後寓言而已言二人皆以無為而解難息兵則吾亦何以言為若言可用則吾願有喙三尺矣言無所用則無用如此喙也

子綦論
相祥

子綦有八子。陳諸前。召九方歆曰。為我相吾子。孰為祥。九方歆曰。相也。為祥。子綦瞿然喜曰。奚若。曰。相也。將與國君同食。以終其身。子綦索然出涕曰。吾子何為。以至於此極也。九方歆曰。夫與國君同食。澤及三族。而况於父母乎。今夫子聞之而泣。是禦福也。子則

祥矣。父則不祥。子綦曰。歆。汝何足以識之。而相祥邪。盡於酒肉。入於鼻口矣。而何足以知其所自來。吾未嘗為牧。而牂生於奧。未嘗好田。而鶉生於突。若勿怪何邪。吾所與吾子遊者。遊於天地。吾與之邀樂於天。吾與之邀食於地。吾不與之為事。不與之為謀。不與之為怪。吾與之乘天地之誠。而不以物與之相撓。吾與之一委蛇。而不與之為事所宜。今也然有世俗之償焉。凡有怪徵者。必有怪行。殆乎非我與吾子之罪。

幾天與之也。吾是以泣也。無幾何而使梱之於燕。盜得於道。全而鬻之則難。不若刑之則易。於是刑而鬻之於齊。適當渠公之街。然身食肉而終。

酒肉入於鼻口而未知其何所自來言何自以得也。牴牾也。奧西南隅也。突室之東北隅也。未嘗收未嘗田而此物忽生於室中異事也。此意益喻我與吾子無求於世安得有此邀樂於天者順天以自樂也。邀食於地者隨世自養而無他求也。事世事也。謀私謀也。世事私謀則於自然之道為恠異我未嘗與吾子為之言無心於世也。故曰不與之為事不與之為謀不與之為恠一委蛇者一循乎自然也不求應乎事亦不知事之宜不宜故曰不與之為事所宜償還債也我方樂於無為而彼

之相與國君同食則是其分劑之中有此世俗之債未償也。如此之相恠證也。我子不應得之將來必有乖異之事故曰恠行。然此殆非吾與子之罪乃莫之致而至似為天之所與者。惟天命一定不可逃。故泣。全而鬻二句言盜以為全之則恐逃不若刑其是則易售也。鬻之齊賣之齊為躡闔者渠公之街臨街之門也。為闔之處一云渠公乃屠者也。當其街故常食肉。焦云渠公齊富室為街正置梱自代必有據此一段又言人世有出於意外之事者亦其命也。

齧缺遇許由曰。子將奚之。曰。將逃堯。曰。奚謂邪。曰。夫

堯畜畜然仁。吾恐其為天下笑。後世其人與人相食

與夫民不難聚也。愛之則親。利之則至。譽之則勸。致

許由逃堯神

其所惡則散。愛利出乎仁義。捐仁義者寡。利仁義者衆。夫仁義之行。唯且無誠。且假夫禽貪者器。是以一人之斷制利天下。譬之猶一規也。夫堯知賢人之利天下也。而不知其賊天下也。夫唯外乎賢者知之矣。有暖姝者。有濡需者。有卷婁者。所謂暖姝者。學一先生之言。則暖暖姝姝而私自說也。自以為足矣。而未知未始有物也。是以謂暖姝者也。濡需者。豕蠶是也。擇䟽鬣。自以為廣宮大囿。全蹄曲隈。乳間股脚。自以

規蒲結切

卷音權

說音悅

為安室利處。不知屠者之一旦鼓臂布草。操煙火而已。與豕俱焦也。此以域進。此以域退。此其所謂濡需者也。卷婁者。舜也。羊肉不慕蟻。蟻慕羊肉。羊肉羶也。舜有羶行。百姓悅之。故三徙成都。至鄧之虛。而十有萬家。堯聞舜之賢。舉之童土之地。日冀得其來之澤。舜舉乎童土之地。年齒長矣。聰明衰矣。而不得休歸。所謂卷婁者也。是以神人惡衆至。衆至則不比。不比則不利也。故無所甚親。無所甚疎。抱德煬和。以順天

下。此謂真人。於蟻棄知。於魚得計。於羊棄意。以目視目。以耳聽耳。以心復心。若然者。其平也。繩其變也。循

許由之逃堯禪者何堯以煦煦為仁恐其取譏而貽禍故逃也夫民不難以有心聚也有心愛之則親近我有心利之則歸附我有心譽之則交相勸勉苟我拂其所惡則向之親者至者勸者皆相率而散矣凡愛人利人之名其原皆出於仁義天下之捐仁義而與之相忘者少惟利仁義而以煦煦為之者眾夫仁義之行皆出於有心豈其誠實哉特假此仁義之名以為用如貪得禽者假弓矢之器以為用也呂云舜禹之事吾知之矣則是假夫貪者器也甚妙規割也一規者猶言一截之斷也有心於斷制以此而利天下則其純粹自然之質皆一截截斷矣堯但知賢人以仁義利天下不知

其反以仁義害天下夫惟出乎賢人之上者乃知有心之害矣暖姝濡需卷婁造此名日以譏刺學者訕侮帝王暖姝淺見自喜意學一先生之言則暖姝姝姝私自歡幸以為所學已足而未知原來無物之妙所以有暖姝之名濡需濡滯而有所需待貪着勢利之人也此等人譬豕身上蝨然疏鬣豕之毛奎蹄曲隈乳間股脚腹邊與足相近處擇處於是自以為廣宮大園安室利處之便不知屠者一旦鼓臂厲刃布草而燎其毛則與豕俱焦爛矣域者固其心富貴之間而進退不自由故曰以域進以域退所以有濡需之名卷婁偃僂自苦貌猶拘攣也則舜是已羊肉無心慕螻蟻螻蟻有心慕羊肉羊以羶而聚螻蟻舜以羶而聚人堯察之成都十萬之中舉之童山不毛之地祝以冀其來而為已之利澤則是矣而舜自登庸允陟後年齒日長耳目聰明之用日衰役役萬幾而不能自已則

亦終身爲堯所苦而已所以有卷婁之名三者人
品雖各不同而於失性均也是以神人惡衆至神
人卽真人惡衆至不樂爲衆人所歸也不比不和
也衆心難得其和同衆心不和爲害滋大故於人
不甚親亦不甚疎但葆其全德而不露融其和氣
而不爭以與天下相默順而已抱煬保守也內自
溫暖之意此真人之行也蟻未能盡無知真人則
無知矣故於蟻而棄其知魚相忘於江湖真人則
亦相忘於道術故於魚而得其自爲計羊未能盡
無意真人則無意矣故於羊而棄其意林希逸謂
蟻與羊所食猶在外未能無求故不若魚此益以
水喻造化以魚喻其身是也真人之心與耳目皆
與人同但無心以用之故曰以目視日以耳聽耳
以心復心其平也如繩自然之平也其變也一順
其動自然之變也豈可與暖姝濡需卷婁者同日
道哉

褚伯秀曰凡治天下當無爲而自化儻孜孜焉欲
以愛利之力有不及不免繼之以僞僞出而患
害橫生矣爲人上者信能以百姓之心爲心雖不
行仁義而與之暗合不然則譬夫禽貪之人而假
之矰弋網羅之器其害物也滋甚是以一人之斷
制欲以利天下猶於瞥見之頃求盡天下萬物之
情徒知尚賢之爲利不知其爲後世害也惟外乎
賢者知之必超出一頭地然後能識破也蟻魚羊
三語爲舜有鱸行而發立言甚奇

陸西星曰夫聖人之爲仁義非以利天下也而其
究也適爲開利之端益仁義則不能不愛利乎斯
人而天下之人愛之則親利之則至凡其親愛我
者皆其利賴我者也是天下之利仁義者多而捐
仁義者寡捐仁義者與之相忘而不知帝力之何
有者也是在隆古則然而今則利之者衆矣以利
相悅者利盡則散寧能保其後之不人相食邪天

使仁義而以誠實行之則雖無心於感人而人之應之也尚不能已又况畜畜焉有心為之而且無誠則貪我之仁義而來者可勝言哉貪禽者本無厭心假之以器則愈貪而愈無厭矣器謂網罟罾弋之類民之利賴於上者亦本無厭心招之以仁義則亦愈貪而愈無厭矣以仁義為利是猶以一人之斲制利天下譬之一規也規註訓曰割言工人以刀斧斲制物料非不稱利於一規之頃然一規則朴散為器生意斬然矣此便是利中之害仁義亦然夫堯知賢人之仁義足以利天下而不知適以賊天下唯高出賢人一等者知之暖姝濡需卷婁六字叶音成文三等人品雖有清濁高下不同以言乎不安性命之情則其失均也承上言神人惡衆至衆至謂衆人所歸人各異情最難得其和同故以堯舜之世不能無庸違方命之徒待其不和而思以處之則所損多矣故不利莫若無心

於天下而無所甚親無所甚疎抱德養和以順天下之來去庶乎得以全吾之真此之謂真人然真人即神人也以其無假故曰真以其不測故曰神耳於蟻三句皆隱語叶韵成文表真人之忘情也蟻雖甚微而猶有慕羶之知是不能忘情於物也故於蟻則棄其知若魚之相忘於江湖則為計得矣於羊棄意羊以氣羶而聚蟻人以美行而致人亦羶意也棄其意則無羶行矣如此與物相忘將使目忘乎色而所視者惟目耳忘乎聲而所聽者惟耳心忘乎識而所復者惟心復字最妙易卦所謂敦復抱德煬和之學益如此若然者則不見物我有不平之處而其平也如繩不見事相有失常之變而其變也若循

古之真人以天待之不以人入天古之真人得之也

論物理自然

生失之也死得之也死失之也生藥也其實莖也桔梗也雞靡也豕零也是時為帝者也何可勝言勾踐也以甲楯三千棲於會稽唯種也能知亡之所以存唯種也不知其身之所以愁故曰鷓目有所適鶴脰有所節解之也悲故曰風之過河也有損焉日之過河也有損焉請只風與日相與守河而河以為未始其櫻也恃源而往者也故水之守土也審影之守人也審物之守物也審故目之於明也殆耳之於聰也

殆心之於殉也殆凡能其於府也殆殆之成也不給改禍之長也茲萃其反也緣功其果也待久而人以為已寶不亦悲乎故有亡國戮民無已不知問是也

真人以自然之天待應感不以有心而預其自然之理故曰以天待之不以人入天其生也若得若失不以死生為得失聽其如何生而曰得亦可死而曰得亦可死而曰失亦可生而曰失亦可莖鳥頭也雞靡莖實也豕零猪苓也言譬之藥其實有君臣佐使如莖莖而梗浮苓補而苓利當其用也主者君餘皆臣佐使而已君則其時為帝帝則用之者得不用者失矣然亦豈有常帝乎哉隨時推類因病而投其適相君臣佐使何可勝言即是可知死生得失之無常主矣故一勾踐也以三千甲

雞靡

楯棲會稽而用大夫種爲帝之時也及其殺之又
一時也一種也智能爲勾踐報吳而知亡之所以
存亦爲帝之時也而不知反以殺其身又一時也
時亦何常之有鷓之目明於夜而不明於晝聽之
則適鶴脰之節宜於長不宜於短解之則悲此皆
隨時而爲用者物固有之人亦宜然故曰者想古
有此語風之過河而河水皆有損日之過河而河
水亦皆有損使風與日但相與守河而不去者任
憑風日之過而河終不爲風日所撓而動水雖損
而不覺其損也何也恃其源長也其源出於自然
往去來續故物雖損已而已不爲損耳請使也只
但也守河者無時無風無時無日若與河相守然
損謂耗滅其流也撓拂亂而撓動之也撓則自覺
其損矣故郭子玄云損而不覺其損恃源長也無
意則止於分所以爲審有意則無涯故殆所以貴
其無能而任其天然說下最渾合始信天地間自

然一定之理決不可易如水土自然相入一定不
易者也審定也形影自然相依一定不易者也物
之守物如水流濕火就燥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
者親下亦一定不易者也若不循自然之定理必
且有心用明而目不安有心用聰而耳不安有心
殉物而心不安知能出於臟府凡有心於求能者
而臟府亦不安危殆既成則不及改不給猶不及
也禍之至也愈萃而多矣茲與滋同然物豈能殆
人哉人自取之耳其反覆而至於敗也多因有一
念謀功之心其心之固必而不化也多因有一念
待久之謀緣因也果必也此謀功之心待久之謀
皆足爲身之害而人人以此自喜如得寶然亦足
悲矣故古今之亡國與夫被刑戮之人相尋無
已者皆不知講求此道者也如勾踐大夫種真其
人矣

郭子玄曰居無事以待事事斯得以有事永無事

事斯荒死生得失各隨其所居耳於生為得於死或復為失故當所需則無賤非有時則無貴貴賤有時誰能常也各適一時之用不能靡所不可則有時而失有時而失故有時而悲矣解去也夫有形者自然相與為累惟外夫形者磨之而不磷猶風日過河實已損矣而不自覺所以不覺非不損也特源往也無意則止於分所以為審有意則無涯故殆所以貴其無能而任其天然也萃聚也苟不能忘知則禍之長也多端矣反守其性則其功不作而成矣欲速則不果故曰其果也待久已寶謂有其知能也故亡戮之禍皆有其身之過不知問禍之所由由乎有心而修心以救禍也羅勉道曰自鷓目以下連以五箇故字申言其義鷓目之適鶴脰之不可解言但當因其自然也風日一節又說向親切處來不是教人事物之來強排遣將去直是自家有箇主本如水之有源頭方能如此守土守人守物言此箇道理元相屬守未嘗相離如水之守土影之守人物之守物審定而不移也又以三殆字反前三審字心與耳目若狗外則不能審定而危殆矣又推廣言之凡有所能皆為害舉府則藏在其中矣殆之成不及可改而禍之長滋積言不好則甚速也欲其反殆為安轉禍為福必須循循漸進之功其剛果自克者亦必待久而後能言好則甚難也而世之人玩溺耳目聰明心思之欲如寶然近而喪身大而亡國戮民其禍未已益不知問此未有曉之者耳王元澤曰古之至人知多知為禍本也雖知而未嘗不喪知故禍不能為之果世俗不能而矜其知禍之所以滋蔓也然禍之始生也伏於福以順其功如大夫種始之能存越也故曰其反也緣功久其為累則固非朝夕之立至如大夫種終之不免亡軀也故曰其果也待久凡此知之招也世俗不

能如此守土守人守物言此箇道理元相屬守未嘗相離如水之守土影之守人物之守物審定而不移也又以三殆字反前三審字心與耳目若狗外則不能審定而危殆矣又推廣言之凡有所能皆為害舉府則藏在其中矣殆之成不及可改而禍之長滋積言不好則甚速也欲其反殆為安轉禍為福必須循循漸進之功其剛果自克者亦必待久而後能言好則甚難也而世之人玩溺耳目聰明心思之欲如寶然近而喪身大而亡國戮民其禍未已益不知問此未有曉之者耳王元澤曰古之至人知多知為禍本也雖知而未嘗不喪知故禍不能為之果世俗不能而矜其知禍之所以滋蔓也然禍之始生也伏於福以順其功如大夫種始之能存越也故曰其反也緣功久其為累則固非朝夕之立至如大夫種終之不免亡軀也故曰其果也待久凡此知之招也世俗不

知而反以知為身之珍也所謂蔽蒙之民乎

故足之於地也踐雖踐特其所不踈而後言博也人之知也少雖少特其所不知而後知天之所謂也知大一知大陰知大目知大均知大方知大信知大定至矣大一通之大陰解之大目視之大均緣之大方體之大信稽之大定持之盡有天循有照冥有樞始有彼則其解之也似不解之者其知之也似不知之也不知而後知之其間之也不可以有嗒而不可以無嗒頡滑有寶古今不代而不可以虧則可不謂有大揚摧乎闔不亦問是已奚惑然為以不惑解惑復於不惑是尚大不惑

此下總論知為禍之招故凡人舉足必有餘地不可使盡使盡則無容身之地天下之用知者亦若是矣此言人之行地兩足所踐不過少許然所踐雖無幾亦恃其有所不踐之地方可行立而善於致遠蹶亦踐也博遠也若皆削去其地僅可容足則難行矣人之所知者能有幾何然所知雖少亦恃其有所不知者方為大知而後知天之所謂也所謂知乃心領神會不以知知者既知天之所謂則大一大陰大目大均大方大信大定從可知矣所謂知之至者也大一大造化之運者也為道者主

極意 繫 滑音 猶

解意

之以大一則無所不通大陰至靜也極其靜定則無所不解脫大目所見者廣也廣則無所不見緣順也凡事以大分劑之理順之則無所不順以太虛之無方隅者體之則無所不體稽決也以真實之理決疑則無疑可決以物物之定理總持天下之物則無所不定凡事到盡處便見天命即人事盡而天理見也故曰盡有天循乎自然則吉凶禍福其理皆見故曰循有照冥冥之中自有執其樞要者所謂主張綱維是者也故曰冥有樞無物之始必有彼物以始之彼即造物自然之理也故曰始有彼曰天日照曰樞曰彼理最深奧雖可解之亦似不解雖可知之亦似不知惟其以不知為知乃真知也問者問造物之理也言我欲問此造物之理以為有崕際固不可以為無崕際亦不可謂頡頏上下滑流動旋轉也言造物之妙無所摸捉也不可摸捉則若無物而此理又實有之故曰頡

滑有實從古至今只是一箇造化初無更代而用之不窮何嘗有一毫虧損故曰古今不代而不可以虧以此理言之豈不為一項大議論乎揚摧林云提掇發揚而論之也羅云揚者舉揚也摧者反覆手也當眾舉揚對答以手反覆拈陳之也終不如呂說揚謂發其幽摧謂核其實二語簡而確闔何也是者造物之理也人何不問此造物之理獨奈何而滋疑惑為乎以此不疑之理而解天下之疑而又復歸於不疑之地則庶幾乎至於大不疑乎

按徐無鬼篇云足之於地也踐雖踐恃其所不蹶而後善博也外物篇又云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則厠足而墊之致黃泉人尚有用乎二說皆留餘地而不盡用之意邵堯夫垂沒舉手謂程伊川曰面前路徑須放寬路窄則自無着身處况能使人行也哉又其詩曰面前路徑無令

窄路徑窄時無過客過客無時路徑
荒人間大率多荆棘其意益本於此

同也其法哉... 岐曰... 齊乎... 云對... 以鎮... 文不... 歌亦...
此篇之義... 岐曰... 齊乎... 云對... 以鎮... 文不... 歌亦... 無更升而用

南華經蒼解卷之二十五

明菴中郭良翰道憲甫輯

雜篇則陽第二十五

○褚伯秀總論曰是篇自則陽王果起論稱山樊隱
德以鎮市朝奔競之風至人達物之綢繆使歸乎
恬暢是謂飲人以和而使人化者也禪益治道多
矣世人往往徇物失己日遠舊都望猶思復而能
見所自見聞所自聞其忻悅當何如人之治身猶
治國也心君正而五官理國君正而群輔賢湯得
三臣傳於前而有夫子繼其後如四時成歲功何
內天外天之辨哉次因齊魏之敗盟遂引觸蠻以
為喻益眇當時好戰之君明所爭之不足爭也孔
子合蟻丘議有迹之可嫌封人論為禾忌欲惡之

為孽此皆示應世理身之要至於栢矩歎辜人以
失為在已正已以正物也遽瑗隨年化恃知所不
知用物之知也此又論治民化物之方靈公之為
靈定葬於未然則凡所為者不得不為造物有定
筭託之於人耳若夫丘里之言合散同異大人合
并而為公萬物殊理而備道不越形氣分化而至
理盡矣結以季真接子虛實皆為執滯未免與物
循環而已故必超乎言默之表心融意得道物極
議存焉則知可道可名之非真常
而非言非默之可載道也明矣

王果誠
則陽好
進

則陽遊於楚夷節言之於王王未之見夷節歸彭陽

見王果曰夫子何不譚我於王王果曰我不若公閱

休彭陽曰公閱休奚為者邪曰冬則擗鼈於江夏則

擗鼈
捉二

休乎山樊有過而問者曰此予宅也夫夷節已不能

而况我乎吾又不若夷節夫夷節之為人也無德而

有知不自許以之神其交固顛冥手富貴之地非相

助以德相助消也夫凍者假衣於春暘者反冬乎冷

暘意
調

風夫楚王之為人也形尊而嚴其於罪也無赦如虎

非夫佞人正德其孰能撓焉故聖人其窮也使家人

忘其貧其達也使王公忘爵祿而化卑其於物也與

之為娛矣其於人也樂物之通而保已焉故或不言

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文子之宜。彼其手歸居而一間其所施。其於人心者。若是其遠也。故曰

待公閱休。

則陽姓彭名陽。則陽其字也。夷節嘗薦陽於楚王。王弗果見。而夷節歸彭陽。復因王果以求見。言子何不薦我於王。彭陽好進。故以隱者公閱休語之。欲其自悟。閱休冬夏無常。居有過而問者。則曰。此予宅也。不江山以為安居。夫此人也。夷節已不能及矣。而况於我乎。然我不惟讓德。閱休抑且難比。夷節夷節為人無恬退之德。而有干進之智。吾苟不以節義自許。而與之波靡。以神其交。必且為習所移。顛倒昏迷。於富貴之場。而失其本心。非相與為善。乃相率以為自損之道也。夫凍者得衣。則

其煖如春。暍熱病也。暍者得風。則其冷如冬。此二句言人之相與。必以有餘濟其不足也。今我告汝以隱退。如執熱之。以濯禦寒之。授衣將於汝有補也。且楚王為人亦難與處。恃勢以凌下。罪人而不赦。好殺如虎。非真小人。孰能屈撓其身。以事之有佞人之正德。謂真小人也。故聖人其窮也。以下皆言有道而隱。無求進用之意。聖人惟不求進。窮則安貧。亦使家人忘其貧。達則能使王公之尊忘勢。下士而化。尊為卑。窮萬物之理。以自樂。故曰其於物也。與之為娛。其於人世。循乎萬物之理。而略無窒礙。以自保其真。為樂。故曰樂物之通。而保已有不言之教。可以悟人。如以至和飲之也。佛書所謂如飲醍醐是也。目擊而道存。正容使人意也。消故曰與人並立。而使人化。彼其猶詩曰。彼其之子也。此一句倒下。意謂彼其之子。若歸而居乎尊卑長幼。各得其宜。故曰父子之宜。彼其乎歸居而其所

性聖人盡

施一本於閒暇殊不容力焉故曰而一間其所施此言其在家在鄉各得其和也其於人心若是其遠猶言人之躁進者度量相越豈不遠哉益謂公閱休之心如此而彭陽之心若彼其相去遠矣吾又不若夷節者言夷節佞人也彼亦好進者也所以進汝於王我豈肯似彼邪此鄙薄夷節之意也

聖人達綢繆周盡一體矣而不知其然性也復命搖作而以天爲師人則從而命之也憂乎知而所行恒無幾時其有止也若之何生而笑者人與之鑑不告則不知其笑於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可喜也終無已人之好之亦無已性也聖人之愛人也人與之名不告則不知其愛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愛人也終無已人之安之亦無已性也

此因上聖人而言聖人盡性致命之學綢繆者陰陽造化往來相因而不已之意一體者精粗合而爲一也聖人達乎造化之理而窮盡周徧精粗合一之妙所以循乎自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故曰性也夫性根極於命盡性則致命矣故又曰復命復命句搖作卽動用也動用作爲皆復歸於天命而以自然爲主故曰以天爲師命之者稱名之也聖人一法乎天任其自然以其聖之名從而稱之聖人初何心哉故曰人則從而命之也憂乎知者以人之私智其憂萬端多少計較能有幾件計較

得行故曰所行恒無幾我將有為有行而尼之於命人亦如之何故曰時其有止也若之何時命也止尼也此兩句曲盡世情推原其患皆自知字始若知其所不知則無憂矣故下面有美鑑之喻譬之生而美者人與之鏡而告之乃知其美若不告之以美亦不自知其美也有能付之無心雖知其美而若不知雖聞人之告其美而若不聞則我不自分妍媸不自分美惡便不生憂端其可喜也終無已我既無美惡之別與物以無心人之好我也亦無已此自然之理也故曰性聖人之愛人人與以愛人之名而告之乃知其愛人若不告之亦不自知其愛人也但聖人能付之無心雖知若不知雖聞若不聞則愛人出於無心無心之愛暫亦如此久亦如此無已時也人之安其所愛者亦合久暫而無已時此亦自然之理也故又曰性也

舊國舊都望之暢然雖使丘陵草木之縉入之者十

縣音

九猶之暢然况見見聞聞者也以十仞之臺縣衆聞者也冉相氏得其環中以隨成與物無終無始無幾無時日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闔嘗舍之夫師天而不得師天與物皆殉其以為事也若之何夫聖人未始有天未始有人未始有始未始有物與世偕行而不替所行之備而不洩其合之也若之何湯得其司御門尹登恒為之傳之從師而不圍得其隨成為之

洩况域切

司其名之名。羸法得其兩見。仲尼之盡慮爲之傳之。

容成氏曰。除日無歲。無內無外。

久旅而歸。見其舊國。都必有暢然之意。言有所感也。縱使入其舊國之中。人物已變。丘陵之上。草木皆荒穢。緝合比之。昔日十失其九。但有一分相似處。猶且暢然有感。而况求道之人。忽然自悟。得見其所自見。聞其所自聞者。皆本然固有之物。能不喜乎。佛氏所謂本來面目。本地風光。便是此意。以十仞之臺。縣衆間者。言其暢然。猶以十仞之高臺。爲暢然。可勝道哉。十仞之臺。最高處也。縣張樂也。衆縣多也。間猶言笙鏞間作也。是譬意。林希逸云。處甚高之地。而聽交奏迭作之樂。可以聳動世俗之耳目。而况古之聖人。以虛中無爲。自然之理。隨

萬物而樂之。其自處之高也。如何亦自有深味。環空中之物。虛之喻也。無終而無始。終始如一也。無幾無時。無古今也。幾者時節之變也。日與物化。言與物俱往。日新又新。卽我之所得。一箇不化底。如此用出來。舍者去也。闔者何也。言世俗之人。何不舍去。故習而歸。至道也。冉相氏三皇以上。聖君得真空之道者。夫天者自然者。若要去師法他。便不是自然。世有不安其自然者。以身殉物。其所爲事。如之何其能合道也。聖人則併天無之。又何有所謂人。所謂始所謂物。與世偕行而不替者。言雖與世金行而初無廢事。替之爲言廢也。所行之備而不洩。言雖應事接物。所行周備而不至陷溺。洩者泥着而陷溺之意也。其合於道也。若之何。言自然合道也。司御門尹。登恒總是一伊尹而莊子詭立此三箇名目。言湯得尹爲師。傳而從之。不局於規矩。隨寓而成。名其所成者。不過爲湯司其名。使湯得

見稱於天下然此名乃身外剩法於本分上何益
贏剩也餘也但得人見得君相兩箇好看耳而仲
尼之徒方且罄其思慮以為時君之傳過矣未引
容成氏之言曰歲之所以得名為歲者以三百六
十日積而名之若逐日而除去之則但可謂之日
不可謂之歲矣故除日則無歲人能自其一念微
處除之則無外名之累矣愚謂歲之名由日而積
除日則無歲矣外之名因內而生無內則無外矣
故曰除日無歲無內無外此二句證自然之意
羅勉道曰師天者無心而順應之謂也殉物者有
情而私感之謂也殉物則不得謂之師天矣夫師
天者未始有天也既未始有天矣安得有人非惟
未始有天抑且未始有始既未始有始矣安得有
物是師天者師其未始有而已矣是之謂得其環
中以應無窮故與世偕行而不替所行之備而不
洫替之言廢也洫如老洫之洫言好而深也所行

之備言任汝千變萬化皆是順應而不深洫如此
則既不絕乎物而又不殉乎物正與天地之心會
萬物而無心者胎合無間
此聖人之善於師天也

意以
廢喻

魏瑩與田侯牟約田侯牟背之魏瑩怒將使人刺之

瑩音

犀首聞而耻之曰君為萬乘之君也而以匹夫從讐

衍請受甲二十萬為君攻之虜其人民係其牛馬使

其君內熱發於背然後拔其國忌也出走然後扶其

扶音

背折其脊季子聞而耻之曰築十仞之城城者既十

仞矣則又壞之此胥靡之所苦也今兵不起七年矣

此王之基也。衍亂人不可聽也。華子聞而醜之。曰。善言伐齊者。亂人也。善言勿伐者。亦亂人也。謂伐之與不伐。亂人也者。又亂人也。君曰。然則若何。曰。君求其道而已矣。惠子聞之。而見戴晉人。戴晉人曰。有所謂蝸者。君知之乎。曰。然。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蝸之右角者。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君曰。噫。其虛言與。曰。臣請爲君實之。君以意在四方上下有窮乎。君曰。無窮。曰。知遊心於無窮。而反在通達之國。若存若亡乎。君曰。然。曰。通達之中有魏。於魏中有梁。於梁中有王。王與蠻氏有辯乎。君曰。無辯。客出。而君惘然。若有亡也。客出。惠子見。君曰。客大人也。聖人不足以當之。惠子曰。夫吹筦也。猶有嗃也。吹劔首者。映而已矣。堯舜人之所譽也。道堯舜於戴晉人之前。譬猶一映也。

魏瑩魏惠王也。田侯齊威王也。胥靡城旦春也。役以築城。城既成而又壞之。則役者以爲苦矣。兵不起七年。此魏王垂成之業。而犀首教之用兵。是猶壞其已成之城。亦有國者之所苦也。衍犀首名華。

子之言益謂着一伐字則皆未免容心故以三者皆為亂人知道則併與兵不言矣故曰君求其道而已矣惠子聞華子有求道之說故薦戴晉人見之戴晉人有道者也蝸角之喻似着虛言而下而說得來却成箇真故曰請為君實之無窮太虛之問也通達之國即中國也以太虛而觀中國則至為微細若有若無故曰若存若亡乎以中國而觀魏又為小矣梁是其都也於魏國之中而觀所都之地又小矣於所都之中而求王之一身愈微而愈小矣自太虛之上等而下之則觀王之身與蝸角之蠻觸何異故曰無辨言其同也倘然若有亡者戴晉人出而君始茫然自失而知其所爭之不足爭也客大人向君對惠子極贊戴晉人之言惠子復為設譬管猶有竅比之簫笛雖無音節其吹之者猶有嗃然之聲若以劔首而吹則一吹而已言其全無聲也此意益謂有道者之前雖欲說仁

說義說道說理皆無所容其聲也按忘田忘季子

蘇秦

陸西星曰魏使刺齊以萬乘之君而為盜賊之事故犀首耻之而願為戰攻不知魏固非齊敵也而犀首敢為誇大之言以故季子耻之耻之者耻其邀無實之虛功而壞垂成之實績也故以築城為喻季子之言善矣而華子醜之者何謂其猶有功利之心而不知求其道也道則無人我無恩怨無大小強弱而戰爭攻守之事皆不在所論矣王不知道故惠子以戴晉人見論之以道夫梁自視者大不自量力故晉人設為極小之喻以劇之蝸蝸牛也蝸牛固小而左右二角之觸蠻則小之又小矣以俗眼觀者無小不大以道眼觀者無大不小天下一蝸也梁國一觸蠻也奚以辨哉知遊心於無窮而反於通達之國則道之本鄉在是矣於無窮無極無人無我之鄉而忽起觸蠻之鬪何其微

孔子論
蟻丘聖
人

哉宜君之恟然若有所亡也。客出而君以大人誦
晉人惠子復爲設譬。夫道聖人於大人之前。則以
揖遜之。堯舜尚不能。有聲而况鬪爭
之。蠻觸乎。太晉人正以小梁國也。

孔子之楚。舍於蟻丘之漿。其隣有夫妻。臣妾登極者。
子路曰。是稷稷何爲者邪。仲尼曰。是聖人僕也。是自
埋於民。自藏於畔。其聲銷。其志無窮。其口雖言。其心
未嘗言。方且與世違。而心不屑與之俱。是陸沉者也。
是其市南宜僚邪。子路請往召之。孔子曰。已矣。彼知
丘之著於已也。知丘之適楚也。以丘爲必使楚王之

召已也。彼且以丘爲佞人也。夫若然者。其於佞人也。
羞聞其言。而况親見其身乎。而何以爲存。子路往視
之。其室虛矣。

蟻丘之地有賣漿者。夫子宿其家也。極屋棟登極
者。升其屋極而望人也。呂云。見孔子來而登極者。
示不與之接。將徙而之高也。稷稷紛紛也。聖人僕
者。林云。聖人之徒也。呂云。聖德而僕者。皆通自理
於民自隱於民間也。畔。隣也。藏居於比隣人。亦不
知之者。其聲銷。逃名也。言雖不求聲名。而心志無
窮。雖口與人言。而心常若默。大隱隱市塵。沉不在
水。而在陸。喻隱者之隱於市塵也。言此人必爲市
南宜僚之徒。宜僚。姓熊。居於市南。楚人也。著於已
者。謂我必知之。著知也。佞人。多言之人也。言彼必

以我為多言而耻聞之况肯來見乎何以為存言其必去而不留矣其室虛者逃去而空其室恐夫子言之楚王而召之故逃去也

治身治用喻

長梧封人問于牢曰君為政焉勿鹵莽治民焉勿滅裂昔予為禾耕而鹵莽之則其實亦鹵莽而報予芸而滅裂之其實亦滅裂而報予予來年變齊深其耕而熟耰之其禾繁以滋予終年厭飧莊子聞之曰今人之治其形理其心多有似封人之所謂遁其天離其性滅其情亡其神以眾為故鹵莽其性者欲惡之

齊去音

惡去聲

孽為性萑蒿蒹葭始萌以扶吾形尋擢吾性金潰漏發不擇所出漂疽疥癰內熱溲膏是也

九 崔音

封人因耕而喻政莊子又以喻學變齊者變易其法也厭飧飽食也以眾為言世間此等人多也惡好惡也孽妖孽也郭註為性萑蒿向連上節言好惡之害其蔽塞本然之性猶之萑蒿也即茅塞其心之意蒹葭始萌另節蒹葭似萑而細一類而互言之以成文耳言性既蔽塞則其昏欲之長如蒹葭與萑蒿種類始萌茁克滿其身通身皆是人慾也扶助也以物欲而助其形則視聽言動起居飲食皆失其自然之理故曰尋擢吾性尋漸也擢拔也始者真性只為之蔽塞及其甚也漸漸拔而去之是天理盡滅真性既失氣亦為病故有金潰者有漏發者不擇所出觸則成病也金潰者漂疽

亦癰也。此膿血之病也。漏發者內熱溲膏也。今之消病也。此一段所以戒世人之縱情慾而不知學道者終必殺其身也。

按故鹵莽其性者克治功踈虛靜之中忽有欲惡生孽爲性茅塞猶萑葦蒹葭之類始萌以扶吾形而耳目口鼻克滿色塵尋而擢拔吾性離其本位於是。有潰者漏者發者百病交攻不擇所出若漂疽亦癰則發也。內熱則潰也。溲膏則漏也。益性失其養則形神與之俱病。理之自然無足異者。此便是鹵莽之報。

上失道
則民困

栢矩學於老聃。曰：請之天下遊。老聃曰：已矣。天下猶是也。又請之。老聃曰：汝將何始。曰：始於齊。至齊見宰人焉。推而強之。解朝服而慕之。號天而哭之。曰：子乎。

子乎。天下有大蓄。子獨先離之。曰：莫爲盜。莫爲殺人。榮辱立。然後覩所病。貨財聚。然後覩所爭。今立人之所病。聚人之所爭。窮困人之身。使無休時。欲無至此得乎。古之君人者。以得爲在民。以失爲在己。以正爲在民。以枉爲在己。故一形有失其形者。退而自責。今則不然。匿爲物而愚不識。大爲難而罪不敢。重爲任而罰不勝。遠其途而誅不至。民知力竭。則以僞繼之。日出多僞。士民安取不僞。夫力不足則僞。知不足則

欺財不足則盜盜竊之行於誰責而可乎。

天下猶是者言天下皆如此莫為盜莫為殺人者言汝之所以被罪而囚者或為盜乎或為殺人乎莫為言莫是如此也榮辱名也貨財利也病患害也在上者尚名而後有此患害為國好聚財而後有此爭競謂此事皆自上始也老子曰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即此意以名利而役人使之自困無時而已安得不至於此其意益言太古之時無名無利故風俗醇厚國無刑人也古之人君於民之所行而得所行而正則歸其善於民若所行而失所行而邪則以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故一人之形有不得其生者則退而自罪責若已推而納之溝中今之人君則不然大率強人以所不能耳已實蔽其物而不言而反以不知者為愚已實大為難行之事而反以不敢為者為罪已實重為任而不量人之力反以罰其不勝任者已實遠其塗而不計人之行程反以誅其行不至者是以民智力既竭猶恐不能避刑憲則以巧偽繼之良由在上者其所出政令一日偽於一日士民安得不偽乎強其力所不能必以偽應之強其智所不及必以欺應之過取而無厭必為盜以輸之是我使之為偽為欺為盜也又誰責乎

論遷作

王
遽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嘗不始於是之而卒
誦之以非也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萬
物有乎生而莫見其根有乎出而莫見其門人皆尊
其知之所知而莫知恃其知之所不知而後知可不

謂大疑乎。已乎已乎。且無所逃。此則所謂然與然乎。

六十而六十化。一年之見勝如一年也。然凡人是在事初。非在覺後。其始未嘗不自以為是。卒乃自詘以為非。今又安知六十之所謂化者。非五十九年之非乎。自覺其化。所覺亦非。則是非固有不可知者矣。大凡天下之物。總之有萬。其生也無不有根。其出也無不有門。但人不覺之耳。此皆是其所不可知者。今人但知尊其知之所知。而不知恃其知之所不知者。乃為至妙之知。可不謂大疑乎。知之所知者。如有目則能視。有耳則能聽。有口則能言。有身則能動。人皆尊之。而不知有超於形體之外者。以主張綱維乎。其間是謂知之所不知。是必恃之。而後能知也。此而不知。不尊於此。而反尊於彼。可不謂大惑乎哉。疑即惑也。已乎已乎。猶云且罷。且罷。勿遽自是其知也。且無所逃者。言不知之。

知自然而然。通古今徹上下。皆如此。誰能逃此理。以為知乎。然與然乎者。言即吾今所言。以為是者。亦未知其信然否也。隱然使人志言以契之之意。按伯玉二十年而知十九年之非。五十年而知四十九年之非。至六十猶有五十九年之非。少年刻礪工夫三十年而始一進。老年學問不倦十年而始幾化焉。而猶未可以為是也。寡過之難如此。

九子與
三太史
論衛公

仲尼問於太史大弢。伯常騫。狝。常曰。夫衛靈公飲酒湛樂。不聽國家之政。田獵畢弋。不應諸侯之際。其所以為靈公者何邪。大弢曰。是因是也。伯常騫曰。夫靈公有妻三人。同濫而浴。史鮒奉御而進所。搏幣而扶。

翼其慢若彼之甚也。見賢人若此其肅也。是其所以
爲靈公也。稀常曰：夫靈公也死，卜葬於故墓不吉，卜
葬於沙丘而吉，掘之數仞，得石槨焉，洗而視之，有銘
焉，曰：不馮其子，靈公奪而里之。夫靈公之爲靈也久
矣，之二八何足以識之。

馮音憑

三人皆太史之官，靈公既湛於酒而不聽政，又荒
於田獵而不答諸侯交際之禮，畢弋田獵，取鳥獸
之用也。其人如此，諡之以靈公，何邪？言未足當其
惡也。大段曰：此亦因國人所同是而諡之，上是字
猶此字也。濫浴器也。奉御猶今言召對也。進所進
所居之處也。搏幣者執其贄見之幣，而靈公使人

扶翼之言有禮也。夫男女同浴，何其甚慢。扶翼見
賢何其甚肅。肅敬也。沙丘石槨，先有靈公之名，則
未生之前，此名已定於人，何力焉。此段益言世事
皆出於自然也。之二人大段與伯常騫也。沙丘古
人葬處，不馮其子者，其子孫不可託，遂爲靈公所
奪也。馮託也。此二句銘辭，按諡法亂而不損曰靈
又德之精明曰靈公，固不足當此諡者。大段伯常
騫則以人論之，稀常則以天論之，以天論則雖名
諡固非人所能爲也。同浴是一事，奉御又是一事，
不必同時。大意從人事而歸天意去，使然而宗自
然，特如此設喻耳。里一作埋，或以銘辭子
里韻叶古稱，窳窳爲蒿里，當仍作里詳之。

少知問於大公調曰：何謂丘里之言？大公調曰：丘里
者，合十姓百名而以爲風俗也。合異以爲同，散同以

大公調
論丘里
之言

爲異。今指馬之百體而不得馬。而馬係於前者。立其百體而謂之馬也。是故丘山積卑而爲高。江河合水而爲大。大人合弁而爲公。是以自外入者。有主而不執。由中出者。有正而不距。四時殊氣。天不賜故。歲成。五官殊職。君不私故。國治。文武大人。不賜故。德備。萬物殊理。道不私故。無名。無名故。無爲。無爲而無不爲。時有終始。世有變化。禍福淳淳。至有所拂者。而有所宜。自殉殊面。有所正者。有所差。比於大澤。百材皆度。觀乎大山。木石同壇。此之謂丘里之言。少知曰。然則謂之道足乎。大公調曰。不然。今計物之數。不止於萬。而期曰萬物者。以數之多者。號而讀之也。是故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陰陽者。氣之大者也。道者爲之公。因其大以號而讀之。則可也。已有之矣。乃將得比哉。則若以斯辯。譬猶狗馬。其不及遠矣。

聚井爲丘。聚丘爲里。故曰丘里。凡一丘一里之間。必有年高德邵者。評論一鄉之善惡。如所謂月旦評者。是謂丘里之言。少知之間。益疑其有不同。丘里之中。有十姓百名人。物雖異。而風俗則同。故合

而言之則總居丘里之中異而同也散而言之則
中有別姓異名同而異也天下之大起於丘里道
之大貫於事物譬之指百體以為馬不得謂之馬
此即散同以為異之說立其百體乃謂之馬此即
合異以為同之說言之則有合散冥之則歸混同
理有至極不可以容聲矣丘山積土阜以成高江
河合眾流以成大大人合弁眾人之異同以成公
論總亦不外此理益能合丘里而得宜則合天下
之物情亦猶是也在乎公之一字而已惟公則不
常有執距之意所以聽言之自外入者吾心雖有
所主而不可執定一己之見立言之自內出者吾
心雖有取正而不可距逾他人之意益執之距之
則不能合異以為同矣試觀四時異氣天則合四
時之氣以為氣而無私亭毒故歲自成五官異職
君則合五官之職以為職而無私輕重故國自治
文武異宜大人則合文武以為用而無私張弛故

德自備萬物各具一條理大道則合弁以為公而
無私異同故無得而名無名故無為無為故無不
為此理之必至然而時有終始世有變遷禍福吉
凶機相倚伏聽其淳淳流行反覆有所似拂而實
宜者自殉公私如面不同有所似正而實差者物
理不殊任人自取譬之大澤百材雖別同以大澤
為居觀之大山木石雖分同以大山為壇冥理而
歸之道復何同異之有哉此所謂丘里之言無不
同也少知遂因同中有異異而卒歸於同便以為
可謂之道而不知其非然也夫道本不可名有異
同之名不足以盡道物數不止萬有萬物之名不
足以盡物亦各以其大者而名言之耳期大約也
號名也讀言也即名言之也形之大者天地統之
氣之大者陰陽統之道又統天地陰陽以合弁為
公而謂之大然亦因其大而借名言之則可其實
大道無名纔有異同便涉名相便與無名之道不

相似。今既有同異之名矣。乃將得比於道哉。以斯而辯。譬猶狗馬之大小。其不相及遠矣。狗馬甚言其相遠也。

大公調
論至道
不議

少知曰。四方之內。六合之裏。萬物之所生。惡起。大公調曰。陰陽相照。相益相治。四時相代。相生相殺。欲惡去就。於是橋起。雌雄片合。於是庸有。安危相易。禍福相生。緩急相摩。聚散以成。此名實之可紀。精之可志也。隨序之相理。橋運之相使。窮則反。終則始。此物之所有。言之所盡。知之所至。極物而已。觀道之人。不隨

其所廢。不原其所起。此議之所止。少知曰。季真之莫為。接子之或使。二家之議。孰正於其情。孰偏於其理。大公調曰。雞鳴狗吠。是人之所知。雖有大知。不能以言讀其所自化。又不能以意其所將為。斯而析之。精至於無倫。大至於不可圍。或之使。莫之為。未免於物。而終以為過。或使則實。莫為則虛。有名有實。是物之居。無名無實。在物之虛。可言可意。言而愈疏。未生不可思。已死不可徂。死生非遠也。理不可觀。或之使。莫

偏
通

徂
作

之為。疑之所假。吾觀之本。其往無窮。吾求之末。其來無止。無窮無止。言之無也。與物同理。或使莫為。言之本也。與物終始。道不可有。有不可無。道之為名。所假而行。或使莫為。在物一曲。夫胡為於大方。言而足。則終日言而盡道。言而不足。則終日言而盡物。道物之極。言默不足以載。非言非默。議其有極。

少知又問四方六合之中。萬物之生。從何而始。自太極既判之後。分陰分陽。有相應者。有相合者。有相消長者。四時之氣。有相代禪者。有春而生長者。有秋而肅殺者。因有天地陰陽。而後有人世之事。

於是欲惡去就。橋然而起。橋拱高也。雌雄分合。常有於世。有安則有危。有禍則有福。有緩則有急。有聚則有散。此皆件件可見。非惟其名實皆可言。抑亦其精微皆可書也。隨其時序消長。而相理即陰陽之相治也。橋者有升有降。故謂氣運為橋。運氣為始。此皆萬物之所必有者。言而至於盡。只說得箇物字。而盡知而及其至。亦只知得箇物。而至故曰極物而已。惟見道之人。於其所以廢。所以起者。皆歸之於無。皆歸之自然。則其言議至於此而止。謂到這裏無可說處矣。少知又問。季真與接子二人各為其說。一曰莫為。一曰或使。莫為者言真真之中。初無主宰。但偶然耳。或使者言有主宰。無非使然。所謂行或使之止。或尼之也。此二人議論。孰為得情之正。孰為見理之偏。太公調言造化之妙。非若雞鳴狗吠。為人之所易知。雖有大智之人不

能以言說盡其所自然言讀卽言說也自化自然也又不能以意見度其所將然將爲將然也若以此理而分析之至精至微至於無可倫類至廣至大至於不可範圍非二說之所能盡也彼或使莫爲之說均未免於物累而要終皆有過當處故曰未免於物而終以爲過何以見其皆有過也一日或使則謂真真之中有物以司之是實也一日莫爲則謂真真之中本無所主是虛也此謂之有則有實斯有名不免累於物而囿於物之中故曰是物之居若謂之無則名實俱無而所謂無者終在未能併與無者無之亦是累於物也故曰在物之虛大抵曰有曰無皆可以言傳可以意度皆未免有言則去道愈疏遠矣故曰可言可意言而愈疏且欲見道現前卽道試以物理而論未生之初不容不生豈可禁忌旣生而死豈可阻遏死生之理本在目前初非甚遠但欲見而不可見耳故曰理

南華經蒼解卷之二十六

明甫中郭良翰道憲甫輯

雜篇外物第二十六

○ 褚伯秀總論曰是篇首論內外之輕重以明物我之親疎在外者係乎物故不可必在內者由乎我求則得之而世人多務外求求而不得怨尤至矣故建言以破其惑夫忠孝立身之善行猶不能必君親之知以在內求其外故也况以外求外者乎由是知性命之內無非道悟之則全性命之外無非物必之者失惟儼然無爲闔與道合斯可逃乎兩陷也莊子貸粟而申轍魚之喻則惠物在及時任公垂釣而鄙小說之非則明道當存大儒者徵詩習禮乃或發冢取珠其初學未必不正及爲物

欲所遷則敗禁傷化有所不恤反不若下愚不學者之猶有忌憚而安乎定分也是故原乎上之人以聖知治民之過又則姦民之雄者併聖知而竊之矣復寓言於老萊仲尼以兩忘非譽世患自息卽我無爲而民自化之意白龜能見夢而不能逃網則神不自神而不知有不神之神蓋喻恃知以脫患不若忘知之無患也次以知無用而始可以言用其意互相發問至謂人有能遊謂遊心於淡遊在內也前皆寓言此稱莊子曰正當篇本旨使學者超外物之累進虛通之域神融意適無所不之則道幾矣世習愈下往往遊所不當遊至於火馳覆墜而不顧雖聖人復出未如之何間有樂於遊者不過以江海爲閑山林爲善而放蕩終身焉此遊世而僻者不免務外而已繼又誨以身貴六徹則道不欲墜有知恃息則人當貴虛室虛白生無往而非大遊故勞者之務佚者不問猶君子賢

聖之有差等也至於演門因毀而致爵申徒逃湯而蹈河皆由上貴卓絕之行是以下立潔修之名本欲礪世興教而不知傷生害俗也故舉以爲後世鑑夫以行觀言亦外物也然而非指無以見月故立言君子不憚於諄諄在學者善求其要而已矣

外物不可必

外物不可必故龍逢誅比干戮箕子狂惡來死桀紂亡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員流於江萇弘死於蜀藏其血三年而化爲碧人親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已憂而曾參悲木與木相摩則然金與火相守則流陰陽錯行則天地大絃

於是乎有雷有霆。水中有火，乃焚大槐。有甚憂兩陷而無所逃。墮蟬不得成。心若縣於天地之間。慰瞽沈屯，利害相摩，生火甚多。衆人焚和，月固不勝火。於是乎有儂然而道盡。

外物身外之事也。不可必者，求在外者也。桀紂之時，賢者不肖者均於被禍，是不可必也。皆紂事而併桀說耳。萇弘被放歸蜀，剗腸而死。蜀人以匱盛血，三三年化爲碧玉。此事與左傳所載稍異。晉元帝託運糧不至而殺其臣，其血逾柱而上。齊以明月之讖殺斛律光，其血在地去之不滅，則亦世間所有之事也。孝已殷高宗子，見逐於後，毋曾子悲想以芸瓜大枝之事，蓋謂忠孝人之所貴，而或害其

身是皆外物，不可必也。木本無火，相摩而生，金爲至堅，見火而流，亦言不可必之意。大綖大異也。陰陽稍稍逆行，則天地間有大怪異之事。大雷雨之時，或焚樹木，故曰水中有火，乃焚大槐。舉一槐以槩他木者，槐能生火。淮南子謂老槐生火是也。此皆陰陽錯行而爲異事之不可常見者，亦言其不可必也。甚憂者，極憂也。兩陷，非有人道之患，則有陰陽之患也。人間世云是兩也，卽此意。墮蟬者，怵惕不自安意，不得成者，言甚憂無所逃而不成情緒也。心若縣於天地之間，言心有繫縛自苦也。慰瞽鬱悶也。沈屯，陷溺險難也。利害相戰於胸中，其內熱也。甚於焦火，故曰生火甚多。此皆世俗一等不知道之人，不知外物之不可必，而過用其心，故至此焚傷其胸中至和之氣，故曰衆人焚和。月性也。衆人之生，其得於天者全，此至和之理，猶如月然。但爲物慾所昏，其炎如火，故其爲月者不能勝之。

遂至於焚和也月屬水故以月字替水字償然者
弛然自放也道盡者言其天理滅盡也蓋謂衆人
汨於利欲終身不悟至於滅盡天理而後已也
呂吉甫曰凡非性命之情皆外物也故不可必龍
逢比干以仁爲可恃而必之惡來桀紂以不仁爲
可恃而必之皆至於不免爲善惡而不近刑名則
何必之有夫外物非獨不可必於人亦不可必於
已君親莫不欲臣子之忠孝而忠未必信孝未必
愛欲臣子之忠孝在已者也蓋道未至償然而盡
雖在已所欲猶爲外物而不可必况在人者乎伍
員萇弘諸人必其在人者是以至於死亡憂悲血
化爲碧忠誠之至而猶不能必於欲忠之人豈不
哀哉亦相摩則然同類不能無相害金守火則流
異類不能無相害陰陽錯行以下言大寇無所逃
於天地之間則震而爲霆發而爲光或出於所異
或害於所同以至生火焚和而月不是以勝之也

蓋大患有身安能無憂或係於所同或係於所異
是爲兩陷墮罅不得成其所欲爲心若懸於天地
之間慰賢沈屯而不得解猶陰陽錯行天地大絃
利害相摩生火甚多猶有雷有霆水火焚槐之時
雖清明之性如月不足以勝焚和之火此皆出於
有心償然則縱心而至于無心道盡於此矣
方虛舟曰外禍之來不惟惡者不能免而善亦未
能免不惟不忠不孝者不能免而忠者孝者亦未
必能免故謂之曰外物不可必
林希逸曰墮罅疑惑不能成事遂意則慰乖意則
瞽遇境則沈觸物則屯利害交於胸中則生火焚
和而性不全矣
羅勉道曰雨而雷霆乃水中有火雷火又能焚木
獨言槐者以槐爲取火之木也此下言人心之火
亦有人甚憂其兩陷如前言木與木相摩金與火
相守者而卒不能逃以其心之不能忘利害也墮

醇蟲起蟄而未甦貌事之不得成如此也事不得成則心若懸繫于天地之間鬱抑強躁沈溺屯結有此數者之病利害相摩則心之生火愈多不止如水中之火暫時然也眾人皆以此而焚其性之和如月本屬陰而亦變為火不勝其多矣天理之微不足以當人欲之熾於是斯道儂然而喪洪邁曰郭象注云大而闇則多累小而明則知分子瞻所引乃曰象以為大而闇不若小而明陋哉言也為更之曰月固不勝燭言明於大道者必晦於小月能燭天地而不能燭毫釐此其所以不勝火也然卒之火勝月邪月勝火邪予記朱元成載王介甫在經義局因見舉燭言佛典有日月燈光明佛燈光豈足以配日月乎呂吉甫曰日煜乎晝月煜乎夜燈煜乎日月所不及其用無差別介甫大然之予妄意莊子之旨謂人心如月湛然虛靜而為利害所薄生火熾然以焚其和則月不能勝

之矣非論其明闇也

莊子鮒魚喻

莊周家貧故往貸粟於監河侯。監河侯曰：諾，我將得邑金，將貸子三百金，可乎？莊周忿然作色曰：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周問之曰：鮒魚來，子何為者邪？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諾。我且南遊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與，我無所處。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

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

監河侯說苑曰魏文侯也或只是監河之官邑金采邑之祖金波臣猶水官常與言常相與謂水也然活言若然則可活耳

郭子玄曰言當理無小苟其不當雖大何益呂吉甫曰莊子貸粟明養生者止於活身而不務有餘

任公子
釣魚說

任公子為大鉤巨緇五十犢以為餌蹲乎會稽投竿

東海旦旦而釣期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鉤

鎗沒而下驚揚而奮鬣白波若山海水震蕩聲侔鬼

神憚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腊之自制河以東

蒼梧以北莫不厭若魚者已而後世輕才諷說之徒

皆驚而相告也夫揭竿累趣灌瀆守鯢鮒其於得大

魚難矣飾小說以干縣令其於大達亦遠矣是以未

嘗聞任氏之風俗其不可與經於世亦遠矣。

巨緇大黑索也犢犍牛也鎗與陷同鬣魚口邊出水處驚而展開其鬣呼吸波浪其高若山海水震蕩聲侔鬼神言此魚搖動海水其聲可畏也憚赫驚懼意言千里之人皆聞其聲而懼也離剖之也乾肉曰腊厭厭飲而食之也輕才揣量淺見之士諷說道聽塗說者知其常而不知異見其小而不見大故驚以相告也累小繩灌瀆田中灌水之小瀆也鯢鮒小魚也言揭竿累繩而趨之小瀆其所

犢音

鎗音

鬣音

腊音

輕音

累力

守而必得者鯢鮒之小魚耳縣與懸同縣令縣揭之號令猶今賞格之類言見小之人飾其辭說于求于上求合其所示之令格縱得之能幾何故曰其於大達亦遠矣俗士不可與言經世之道故曰俗其不可與經於世亦遠矣遠矣猶甚矣也郭子玄曰言志趣不同故經世之宜小大各有所適也

呂吉甫曰任氏釣魚明經世者志於大成而不期近效

世儒劉編陳言之論

儒以詩書發冢大儒臚傳曰東方作矣事之何若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詩固有之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為接其鬚壓其顛儒以

作裙一
顛音

金椎控其顛徐別其頰無傷口中珠

此段蓋喻遊說之士借聖賢詩書之言以文其姦者自上語下曰臚自下語上曰句臚傳者大儒為首而告其下也青青之麥生於陵陂賦墓田也生不布施生何含珠為譏富者也接其鬚以下乃相與計議取珠之法東方作矣相與從事若何事即暗指發冢之事小儒復大儒言未須解其裙襦口中自有珠在焉下引詩為證脣上有鬚接撮也先撮去其鬚鬚一本作鬚誤顛下曰顛壓以手按之也次以手按其顛口旁曰顛控開也然後以鉄錐開其顛顛旁曰頰別亦開也又徐徐而開其頰此皆發冢取珠之事次第徐徐者必欲取其珠而無損傷也詩曰何以含珠為則我今取之亦合古詩之意矣

陸西星曰此段戲劇世儒專以剽竊古人陳言為

事者蓋古人卽地下之陳死人也。古人所言卽陳人所舍之珠也。夫儒以詩禮名家而所以教其弟子者不過日夜剽竊古人之緒餘。斯不謂之盜儒也哉。

老子戒
孔子勿
矜

老萊子弟子出薪。遇仲尼。反以告曰：有人於彼，脩上而趨下，末僂而後耳。視若營四海，不知其誰氏之子。老萊子曰：是丘也。召而來。仲尼至。曰：丘去汝躬矜，與汝容知，斯爲君子矣。仲尼揖而退，蹙然改容而問曰：業可得進乎？老萊子曰：夫不忍一世之傷，而驚萬世之患，抑固竇邪？亡其略弗及邪？惠以歡爲驚，終身之

醜。中民之行進焉耳。相引以名，相結以隱，與其譽堯而非桀，不如兩忘而閉其所譽。反無非傷也。動無非邪也。聖人躊躇以興事，以每成功。奈何哉！其載焉。終矜爾。

老萊子之教，卽前所謂離形去智之意。出薪者，出而採薪也。弟子不識仲尼，歸以告老萊子。而言其形體如此，脩長也。趨與促同，短也。言其上長而下短，末微也。末僂者，其背微有僂曲之狀。後耳者，面前視之不見其耳也。視若營四海，卽蒿目以憂當世之患之意。老萊子知必仲尼而召告之，躬矜躬矜，持之行也。容外飾也。知思慮也。言去汝矜，持之行，并去汝自飾之名，思慮之智，斯可爲君子矣。業可

得進者言道業可得而學否也。一世之傷一時之人，惟悴可傷也。驚傲然不恤之意，言汝爲一時而憂過用其心，能貽後世之患。汝皆驚然不顧也。抑轉語也。言汝之如此，抑其道宜窮邪？無乃智略有所不及邪？固宜也。窶窮也。惠施惠於人，歡欲得人之歡心也。施惠而得人之歡心，以此自驚於世，此乃終身可醜之行也。庸人之所爲，則務入於此而已。故曰：中民之行進焉耳。中民庸人也，以名相汲引，以隱蔽之計，自相交結，此形容中民之爲也。堯桀兩忘，則不惟無毀亦無譽矣。故曰：閉其所譽，反背也。反背此自然之理，則無非傷道之事也。不好靜而好動，則無非邪僻之行也。聖人則不然，躊躇者欲進不進之意，以躊躇興事，卽不得已而後應也。惟其無心，所以每每成功，載自負也。汝奈何終身以天下事自負？故曰：奈何哉！其載焉終矜爾，終見其矜持而費力爾。

宋元君
夜夢神龜

宋元君夜半而夢人被髮闕阿門。曰：予自宰路之淵，予爲清江使河伯之所。漁者余且得予。元君覺，使人占之。曰：此神龜也。君曰：漁者有余且乎？左右曰：有。君曰：令余且會朝。明日，余且朝。君曰：漁何得？對曰：且之網得白龜焉。箕圓五尺。君曰：獻若之龜。龜至，君再欲殺之。再欲活之。心疑，卜之。曰：殺龜以上吉。乃剗龜七十二鑽而無遺筴。仲尼曰：神龜能見夢於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知能七十二鑽而無遺筴，不能避剗。

腸之患如是則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雖有至知。萬人謀之。魚不畏網。而畏鷓鴣。去小知而大知明。去善而自善矣。嬰兒生無石師而能言。與能言者處也。

闕與窺同阿門曲側之門宰路淵名予龜自謂言清江之神使我使於河伯也余且史記作豫且再欲殺再欲活再三遲疑而不決也卜以殺為吉遂殺之七十二鑽言用之占七十二次也龜靈於人而不靈於已故曰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此意蓋謂名之以知則有窮時此下數句却況言世情以實之人有至知者豈能以一身而勝萬人之謀鷓鴣之取魚飲涸其水而後盡其魚此有心害魚者魚知畏之而網出于魚之所不覺而顧不知畏此魚之不智也上之龜言人若有心而害我一人

無用之用

之智豈能敵之此之魚言我苟有心則人亦以有心應我故以此喻之惟能去其小知而付之自然則大知明矣去吾為善自名之意則善自歸我故曰去善而自善矣石師碩大之師石與碩同嬰兒不待求師而自能言者與能言者處也大知自善自然之理也不教能言自然之喻也

惠子謂莊子曰。子言無用。莊子曰。知無用而始可與言用矣。夫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則厠足而墊之致黃泉。人尚有用乎。惠子曰。無用。莊子曰。然則無用之為用也亦明矣。

墊掘也容足之外皆掘為深淵則不可行矣即前謂足也踐恃其所不蹶之意地雖大而無用然容

足之外亦不可棄言雖大而無用然宏濶之中自有至理故曰無用之用
陸西星曰夫至理之言無可揀擇故碎拱壁則塵塵是玉折沉檀則片片皆香顧言之所該者無窮而人之所用者有限以不盡用而遂謂其無用則非矣

遊至人能

莊子曰人有能遊且得不遊乎人而不能遊且得遊乎夫流遁之志決絕之行噫其非至知厚德之任與覆墜而不反火馳而不顧雖相與爲君臣時也易世而無以相賤故曰至人不留行焉夫尊古而卑今學者之流也且以豨膏氏之流觀今之世夫孰能不波

唯至人乃能遊於世而不僻順人而不失已彼教不學承意不彼

此言人之志趣不同達者曾中洒落能遊之人也使之不遊不可得遊者自樂之意不達者曾中掛碍不能遊之人也強之使遊亦不可得然天下之不能遊者豈少哉其志則逐物而忘返其行則與世判然而自異總之非智之至德之厚而循自然者之所爲也任爲也其至陷溺於世故而不能反身循理馳逐於世如火之急而不能回光內照却不知有貴有賤而名爲君臣者特一時之間耳沒身之後貴賤何異此猶言王侯與螻蟻同盡隨丘墟也故惟至人之所行於世無留戀之意焉夫古今人情大抵相類安有淳澆之別學者尊古而卑今不知世變者也豨膏氏三皇五帝之先若以天

地之分上古之世而觀於今日則皆為波蕩流逐而失其性者矣但唯至人能不以古今為是非雖遊於波蕩流逐之世而心無偏僻雖和光同塵不與世相忤而我之所存者自在彼世俗之所教自以為是我固不學之然亦承順其意而無彼我之分即齊物論因是之意也故曰承意不彼唐荆川曰名分莫嚴於君臣易世則變况其他道理豈可拘邪只是借此為至人不留行引起耳不留行即無住着浮屠不二宿桑下蓋此意陸西星曰遊即首篇所謂逍遙遊之遊言人之志趣各有不同有生而能遊者且得不遊乎有生而不能遊者且得遊乎生而遊者曾次洒洒一塵不掛雖未嘗遍迹於有方之外而此心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且得不遊乎哉不能遊者根塵太重晉掛世網昌黎所謂持被入省中顧婢子語刺刺不休雖與之遊安得而遊乎哉大抵世緣難斷私

欲易牽流道之志決絕之行乃至知厚德之所任常人不能也夫墮物者誰不反顧火逸者希不顧家若也覆墮而不反火馳而不顧則是真有流遁之志決絕之行者是人也而後可以與遊今之不能者只為於世緣上看得不透遇富貴則貪富貴遇功名則戀功名不知雖有南面之尊北面之榮一時相與以為君臣極其際遇而易世之後無以相賤也直等耳貴已而賤人先已而後人何為者哉以故至人之行不留於此直將等為浮雲視為儻來有天下而不與焉又學者多尊古而卑今大非也古今逝波耳上逝豨膏下及今世前浪後浪也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是古而非今得乎至知之人達觀若此是以遊於世而不僻於行順於人而不失乎已直將乾坤世界劇為戲場古今旦莫逝為流浪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與彼所謂世教者雖不屑屑焉學之然亦承其意而不彼

障心書無

彼者外詞不彼言不外之也何者世出世法原無
兩件有所揀擇去取則非遊於世而不僻順於人
而不失者矣即是而觀莊生之所謂遊者定非絕
物忘世之學有隨順而不自失者在焉此所以為
至知厚
德也

目徹為明耳徹為聰鼻徹為顫口徹為甘心徹為知
知徹為德凡道不欲壅壅則哽哽而不止則跣跣則
眾害生物之有知者恃息其不殷非天之罪天之穿
之日夜無降人則顧塞其竇胞有重閥心有天遊室
無空虛則婦姑勃谿心無天遊則六鑿相攘大林丘

顫音

跣女
展切

樛音
奚

山之善於人也亦神者不勝德溢乎名名溢乎暴謀
稽乎諛知出乎爭柴生乎守官事果乎眾宜春雨日
時草木怒生鈹鑄於是乎始脩草木之到植者過半
而不知其然

諛音
賢
鈹音
挑音
鑄音
壽

此段言壅之為害而虛之為用也徹通也得自然
之理而大通徹則耳目之所視聽為真聰真明鼻
口亦然則所嗅味為真顫真甘心知亦然則心之
所知者為真知德為至德矣凡道不欲壅壅窒碍
稍壅塞則哽咽不通跣者足所踐之迹也我之見
道苟窒碍哽塞迷而不知止則累於形迹矣既累
於形迹則眾欲交攻而害生夫人之有知覺者恃
有此受生之性而已息生也人莫不然而或至於

不當其理者豈天靳之不殷不當也天理之在人
心日夜發見於孔竅發見處何嘗有止息穿心竅
也無降無止也竇亦心竅也特人以物欲自蔽而
自塞其竇耳胞有重閤以下乃言其虛也胞人身
中腠膜重閤空曠處也人身之內有此空曠之地
所以行氣者人身如此人心亦然故清淨之中一
物不著常與太虛相為游衍於室亦然室有空虛
然後長幼尊卑各遂其私各得其所無空虛則窄
小之屋婦姑常在而前易至於爭鬪勃谿爭鬪也
以况人心而無天游則六鑿攘奪終無寧已六鑿
卽六賊之義既爲六賊所攘則憧憧擾擾而動極
思靜必欲求幽靜之地以自安故大林丘山見之
而必喜者是其平日耳目窄隘不能存自然之神
以勝外物忽然見一空遠之地則以爲喜耳所以
學道之人常須靜養不能靜養而求名於外名勝
則實衰故德溢乎名溢過也而名之所以溢者謂

其不能自藏而有心於暴白也此言弁名亦失之
矣謀稽乎訟者訟茲急之義稽遲也御下茲急則
人思以智巧當之故謀欲亟而反遲也知出乎爭
者彼此爭勝故人各用智柴生乎守官作一句柴
卽天地篇柴柵之柴官五官也人心本無柴柵五
官各執守不化而滯於物故柴塞曾中而與物爲
梗事果乎衆宜者果決斷也事本無固必必一一
準諸衆情之所宜以爲決斷則是曾中先設一殼
的便與事順萬事而無心不相似舊說以官爲官
職連下讀作官事果乎衆宜果又訓作實爲腹果
然之果皆不是此謀稽四者皆言以物勝其神也
若夫心有天游者譬之春以時至而雨有雨有陽
與父陰者不同草木自然得之以奮生怒生二字
甚奇銚鑄田器也當春雨時至人知脩田器以爲
耕種之事則必鋤拔其草木其草木之得雨而方
生植者皆傾倒過半矣到與倒同銚鑄之人豈哉

賊草木之生哉爲耕種之計不得不然亦不自知其於生意有害也此意蓋言生者方生拔者自拔草木雖去而耕種之物又生便是其成也毀也由必容心乎自德溢乎名而下皆容心之失也能無容心則有天遊矣

褚伯秀曰耳目鼻口心能通而無係者皆由知徹爲德所致苟無德以貫之則五者俱壅爲害多矣夫生物之有息所以通一身之氣交天地之和作爲以壅闕之則非與天地元氣流通之道元氣貫穿萬物無時休歇其有衰殺者人自以六物反塞其竇耳動物恃乎息植物恃乎根皆其所倚以爲命者也大林丘山之善於人以平日所見隘陋忽覩虛曠高明之境心必善之此乃神不勝物反爲所勝山林壘壤使我欣欣樂未畢也哀又繼之然則物之善人也豈真善人之樂物也豈真樂哉蓋

外有慕則內虧重於彼則輕此矣夫名公器不可多取故名之出爲德之失有名而暴之又名之失也二者俱失急思所以爲謀則知出而爭與此衆害生之驗及有能守者又病在柴塞而無變矣後言草木雖拔得雨再生時使之然人莫知也人之命在息而使之降而不殷則所以扶衛而補續之者豈無其道哉要在知其時而已

陸西星曰六根六塵必徹而淨之然後復其本然之靈覺然六根門頭頭頭是障雖下幾箇徹字實則一了百當一處徹處處皆徹矣所以道不欲壅不徹則自爲外物所壅如人之哽者哽而不已則跚跚則衆害生之跚足陷泥淖之迹也人之虛靈爲物壅塞則將陷于物欲之中不能自拔其有存焉者寡矣夫物之有生恃此生息之理而今之存焉者寡則生息微眇而不盛其不盛者非天罪之也天之穿之者日夜無降人顧自塞其竇耳蓋此

勞佚不
同謀

段靈光時時透露有耳自聰有目自明乃天所
穿惟人自塞其實乃光明若虧蔽而不見耳

靜然可以補病。皆戚可以休老。寧可以止遽。雖然若
是勞者之務也。非佚者之所。未嘗過而問焉。聖人之
所以駭天下。神人未嘗過而問焉。賢人所以駭世。聖
人未嘗過而問焉。君子所以駭國。賢人未嘗過而問
焉。小人所以合時。君子未嘗過而問焉。

凡人有病只求一真靜則真氣自復邪氣自退而
向之虧者可以補而全之皆戚猶云翦滅翦滅男
女聲色之欲則老境自是康豫事若急遽一以安
定鎮之則一止可以止眾止而事無不理矣然此

皆已見物累而後自悔乃勞於用心之事非安佚
自得之所也所猶所其無逸之所真安佚之人不
待病而先居於靜不待老而先休於戚不待遽而
先安於止故不問及此益道不同不相為謀也不
特勞佚不相為謀也聖人以治天下者駭天下神
人則無此矣故亦不問賢者以治一世者駭一世
聖人則無此矣故亦不問君子以治國者駭一國
賢人則無此矣故亦不問小人則營營役役求合
一時君子則無此矣故亦不問駭者聳動百姓令
其改觀易聽之意聖人大抵無過仁義賢人君子
則脩飾其禮樂文章之具小人則權謀術數而已
此見人品等輩各別總不相謀也
郭子玄曰補病非不病也休老非不老也止遽非
不遽也若是猶有勞故佚者超然不顧神人即聖
人也聖言其外神言其內趨舍各有分高下各有
等故不相問也

呂吉甫曰靜然至止遽古之道術有在於是雖然動而後有靜繁而後有揃熾而後有滅擾而後有寧為勞者言之所以息其勞佚者則未嘗動安用靜未嘗繁安用揃未嘗熾安用滅未嘗擾安用寧此所以不問也唯有德而後佚佚者神聖之所兼也神人聖人不同者迹賢人君子不同者才君子小人則有義利之分矣
焦弱侯曰皆城舊解日病也須溪云靜非藥也然可以補病日無所見離病也而可以
休老不知皆城益養生家之術耳

好名之累

演門有親死者以善毀而為官師其黨人毀而死者半堯與許由天下許由逃之湯與務光務光怒之紀他聞之帥弟子而跋於款水諸侯弔之三年申徒狄

因以蹈河

此段形容好名者之足以自累演門宋城門名演門之人有親死而哀毀者宋君以善哀毀而稱其孝爵之為官師官師猶云官員其鄉黨之人慕之乃至有哀毀而死者言好名之過也堯以天下讓許由由不受逃之而隱湯亦以天下讓務光務光不受怒之而隱紀他慕由光帥弟子而蹲伏意諸侯亦有以國讓者而諸侯但弔其自苦耳後三年申徒狄又因以投河人之好名一至此哉
呂吉甫曰官師之勸其黨至於毀死許由之逃其徒至於蹈河殉迹之弊至此

得意忘言之喻

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

南華經卷之二十六終
人而與之言哉

上面說箇好名既盡了此却以忘言結之筌香草所以餌魚蹄兔且也以繫其蹄故曰蹄取兔之具也既得則無用矣言寓意也得其意則忘言不能忘言則泥着而失其意矣故惟忘言者而後可與也言也

南華經蒼解卷之二十六終

